

春秋左氏傳評林

襄 林計九

襄 公二十有五年

仁德
2207
9



信 2207
9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 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九

魯襄公八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二十有五年癸丑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莊公弑弟景公杵臼立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夷儀○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重平釐○

公至自會無傳○衛侯入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愍衛所

失國使衛分之二邑書入者自外而入之辭非國逆之例○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襄經二十五年
高閔崔杼不能防
關其妻以淫於家
又不絕其妻而行
大逆於君齊莊皆
諸侯之盟數行侵
伐崔杼因民之忿
遂以宣淫之故弑
之
李應子展子產之
入陳與子國子耳
之侵蔡一也而二
子之心不同故舍
之得稱名而子國

稱入據左氏所載則此書入亦近於未滅之詞矣

劉敞衛侯入于陳儀公羊曰昌為不音言入于衛護君以弑也非也御雖失社非御臣也御雖得國非御君也春秋豈謂御為護君乎哉

蕪輒異子伐楚而名何也名其卒也異子伐楚而門子巢巢牛臣射而殺之不言滅何也死而非獲也死而非獲則卒也

傳二十五年李笠翁崔子有大空歸

傳在衛侯入夷儀上經在下從告

十有二月異子過伐楚門于巢卒

過即諸樊卒餘祭立○過於葛及徐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

之師也前年魯使子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襄公以齊師為患害使告于晉

使人告受孟公綽曰孟公綽魯大夫崔子將有大志崔杼之志在於

不在病我以病魯國必速歸而歸何患焉言其

其來也不寇且崔杼之來伐使民不嚴崔杼使

齊師徒歸徒空也齊師卒無所

得而齊棠公之妻棠公齊棠邑大夫東郭偃之姊也

志魯人且知之而齊願不寤人將戕其躬之不恤而伐魯以為功豈非利令智昏哉

鍾伯敬觀此語崔杼弑君不為棠姜明矣特借姜為釁耳

魏禧廉靜之人亦有智如此夫廉則無欲靜則不擾無欲而不擾者見事多明

淮參此篇傳崔杼弑君事前後來敘許多死以全以晏子一段議論為主亦兩頭敘中簡斷格

東郭偃臣崔武子東郭偃為棠公死偃御武子

以弔焉東郭偃為武子御以弔棠公見棠姜而美之棠姜即棠公

使偃取之偃武子使東郭偃為已妻偃曰

男女辨姓辨別也古者娶妻不娶同姓故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下齊

臣出自祖齊祖公東郭偃之不可同姜姓不

武子筮之筮武子以周易遇困三三坎下兌上

之大過三三巽下兌上大過此之史皆曰吉

示陳文子示陳文子以卦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

風墮妻風能墮落物者變不可娶也此妻不

且其繇曰困六三入辭困于石為險為水水之險

左傳平水卷三十一

二二

同上今君出自丁之剛進而遇九四九據于蒺藜
謚法遠義不克曰五之剛困于石之象
故退而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藜
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
往不濟也
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
往不濟也
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
往不濟也

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身必危
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今上馬而遇此卦六三失位無
應則喪其妻
失其所歸也
先夫當之矣
遂取之
莊公
通焉
驟如崔氏
以崔子
冠賜人
侍者曰不可
莊公之冠賜從人
侍者曰不可
莊公之冠賜從人
侍者曰不可

因是與下欲殺公相
別中一
事說耳

即杜注多作死其
穆文臨齊莊公淫
崔子之妻而復以
其冠與人陳靈公
淫夏微舒之母而
謂微舒似儀行父
宜淫無度激成變
亂足為千古之戒
經世鈔夏姬之服
崔杼之冠二君皆
以淫戲射死
張半菴既淫崔子
之妻矣又以其冠
賜人可乎不弑何
待
經世鈔置仇怨於
側未有不取禍齊
莊公懿公尤其甚
者
附見崔子別設策

公曰不為崔子
子因是
晉必將報
欲弑公
以說于晉
公鞭侍
人賈舉
而為崔子
間公
莒子朝于齊
崔子稱疾不視事
遂從姜氏
與崔子自側戶出

左傳平林卷三十一

唯使公來而已不

孫上北郭事

鍾伯敬崔杼妻黨

姜蓋昭莊公而行

弒逆之謀也觀此

一段入室出戶拊

楹光景杼之諫姜

蓋知之且共之矣

東郭偃之諫腐哉

滌參閉門照後門

啓

自側公拊楹而歌莊公拊楹而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眾從者

而人侍人賈舉止莊公之從者于閉門為崔子閉公

甲興崔子伏甲以待公登臺而請莊公登臺而請免弗許

請盟與崔子盟弗許衆不請自刃於廟莊公又

弗許衆不皆曰衆皆君之臣杼疾病言崔杼不能

聽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崔子官近公宮陪臣干撻

陪臣衆自稱干撻行夜也有淫者言行夜而不

知一命受崔子命討公踰墻莊公乃踰又射之衆又

中股中莊公之股反隊莊公被傷及墜于遂弒

賈舉此非侍人賈舉也上文兩州綽邠師公

之遂弒賈舉言侍人賈舉別此賈舉也

許想祖此

孫鑣秦本紀三弗

滌參陪臣干撻干

扞也取從手取夜

扞冠盜手有所擊

也

李笠翁莊公不道

乃其臣為死者十

餘人甚奇傳謂其

皆賢寵不足多不

知小人難養得其

死力為尤難耳

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賈舉而下八子皆齊

者與公共死於崔子之宮祝佗父祭於高唐祝佗父

之僕高唐有齊別廟祝佗父復命既復不說弁而

死於崔氏祝佗父不說弁祭服而申蒯侍漁者侍

監取魚申蒯退告曰爾以祭免言汝以汝

退謂其宰其家宰曰爾以祭免言我若以是反

子之義也是反申蒯死與之皆死與申蒯皆崔氏殺

驥蔑于平陰驥蔑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晏

子立於崔氏之門晏子即晏平仲聞其人曰其從

死乎言為君曰獨吾君也乎哉晏子言己與衆臣

而死乎言為君曰獨吾君也乎哉無異豈獨我君也

在魯三日齊而請
伐齊嬰也知此義
則何死與人之足

乎哉晏子復言我得吾死也獨死也曰行乎其從人又問曰吾罪也然則去乎

孫鑣獨吾君也意
句章俱工絕而意
尤超出可謂神品

乎哉晏子復言我得吾死也獨死也曰行乎其從人又問曰吾罪也然則去乎

劉懷恕晏子數語
可為處變從君之
所宗雖創論實經

臣君者承君而豈以陵民豈可以陵社稷是主蓋將以為社

彭士望提出社稷
二字指歸凜
滙參平日從君子
昏雖死亦鼠首之
駒耳

社稷是養蓋將以為社故君為社稷死故君以社稷

此義最精失在為
君私暱不失於為
之死也

則死之則臣亦以義為社稷死君若以社稷

經世鈔為君私暱
者雖無道亦當死
得而死其難

將庸何歸亦將用何門啓而入候崔子開枕尸股而

此義最精失在為
君私暱不失於為
之死也

哭之以公尸枕已股而興既哭三踊而出踊躍三

謂崔子眾人皆必殺之必殺晏子崔子曰民之望也

謂崔子眾人皆必殺之必殺晏子崔子曰民之望也

不必也則亦何用
歸也

民之所仰望也舍之得民舍置也置而不

補注將庸何歸申
釋上文君死安歸

奔晉盧蒲葵莊公王何奔莒王何亦莊公黨故奔莒

經世鈔三踊而出
觀此則晏子非畏
死者豈知崔子之

其女於靈公叔孫還齊羣公子也納宣伯嬖嬖僑如之

不殺已哉特不自
殺耳

靈公僑如之下丑崔杼立而相之崔杼立齊景

之大惡而猶知舍之入於齊大公之廟曰所不與崔慶者言不與崔慶同心者如此

彭士望喪亂能置死生度外每得不死盟誓晏子仰天歎晏平仲仰面而歎息曰之辭也嬰所不

唯忠於君嬰晏平仲各言嬰所不惟盡忠於君利社稷者能利齊國之社稷者是

與是與之同心言崔慶若不忠於君有如上帝指上帝乃

敢平仲乃自歎血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未去故

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齊大史直書崔杼弑君之罪崔子

殺之崔杼怒其直而書崔杼皆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大史之弟二人嗣續

彭士望截句妙晏子義憤不顧及當機應猝處千載下猶見其形聞其聲又妙到底不放社稷二字

簡以往古之書者必以汗青之簡聞既書矣聞既書矣其罪矣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南史氏齊史之在外者執

縛如今

滙參心以不死責南史皆非耶經世鈔南史氏亦拚定一死而特不主於死耳與晏子同意

王陽明太史之直書不難其三人之相繼而死為難骨鯁之氣蒸於一家此天生此三人以懲章崔氏之惡而懲萬世之亂賊也

徐士望以惟縛與前人宮不見相映成趣

彭士望寫盡古今全軀保妻子逃臣

止於中枕轡而寢枕轡而寢食馬而食先食馬而後食

一與言道狹一人戰耳誰能懼我衆無所用誰能懼我哉遂舍遂舍

嬰曰即聞崔慶其追我言崔慶之黨其將追而擊我鮮虞曰

行及奔中奔中狹道去齊及奔將舍將舍

而不知匿其暱而不知匿藏其親暱之妻屬其誰納之所

危不能救危以而不能救恤其難死不能死

載之自縛其妻而載之於車與申鮮虞

乘而出申鮮虞亦莊公近臣間丘嬰與之共載而出奔鮮音仙下同

之申鮮虞推問丘嬰之妻使曰謂問丘君昏不能匡

君謂莊公昏亂而危不能救危以而不能救恤其難死不能死

乃還南史氏乃歸傳言齊有直史崔杼之罪所以聞間丘嬰以惟縛其妻而

載之間丘嬰莊公近臣將出奔故以惟幕與申鮮虞

乘而出申鮮虞亦莊公近臣間丘嬰與之共載而出奔鮮音仙下同

之申鮮虞推問丘嬰之妻使曰謂問丘君昏不能匡

雁參鮮虞頗有權術以此晏子小巫大巫矣

魏禮按鮮虞奔魯其車速驅崔慶之衆道廣崔慶之衆得用不可當也遂來奔

公二十七年崔杼俱來奔魯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北郭不殯于廟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名里莊公死十二月葬諸士孫之里不待五月

不蹕不蹕不止行下車

王元美崔氏既敢行弒逆則其成禮以葬又不必過責

補注娶以木為筐葬有兵甲今皆減損不用

晉侯濟自泮泮水各會于夷儀

以報朝歌之後朝歌後在二十三年不書伐齊齊人

釗請成釗隰明之曾孫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晉不

哀元年齊人男女以辨示晉以恐懼服罪也

男女以班班辨也齊之男

自六正正卿之三軍大夫

三軍之大夫軍大夫

百官之正長羣有司

皆賂師旅是出者

使叔向告於諸侯齊侯使叔向告

公使子服惠伯對

曰君舍有罪言晉君縱舍

寡君聞命矣魯君聞君赦

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將使衛與之夷儀

晉將使衛殤

者因據以駁卿不之干齊

皆有賂皆以貨財賂之也

娶說文棺也飾也四要大夫禮也

二

類也穆文熙晉人伐齊

以報朝歌而齊人以弒君說之此蓋

借晉人以便已私者也晉人即當正

其罪以取元惡乃為義舉至於受其

男女之賂其失愈遠矣

孫鑛師旅是出者處守是居者總承

上六正以下言呂東萊晉之伐齊

本非為討崔氏故乘機取賂而還

補注傳見晉失盟主之義杜氏謂齊

有喪故經無譏說

者因據以駁卿不之干齊

○宛音寬

書失所之例皆非也諸侯之會經無異文與侵伐不同劉氏曰假使晉遂討齊破其城殺其賊泆其宮未可謂之伐喪也弑君而無討賊者矣陳傅良以求五鹿傳言衛獻公所以得人

以與衛獻公○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鄭人怨之○陳侯有鍾鼓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陳哀公步行扶其太子偃師○馬桓子曰○陳哀公使桓子曰○將廵城○不欲載公○遇賈獲○夫賈獲載其母妻○以車載及妻下之○賈獲使其車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陳哀公謂賈獲辭賈獲曰不祥○言男女無別不祥○置汝之母於車○辭賈獲曰不祥○言男女無別不祥○猶

而虧於禮君子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賈獲乃與其妻步行○謂全也臣而犯君女而瀆男非禮然雖顛沛其敢違之獲之對不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欲入之易信也如是○凌稚隆甚矣獲所遭之不幸也顧其象男女以辨○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縵馬君則遺其君奉其而自囚繫○子展執之而見陳哀公○脩臣僕之禮○見現○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妻扶其母以奔亦承飲奉觴而進○獻示不失臣敬○子美人數俘而出○其所獲俘囚人數○可謂善處君親之問矣雖然竊有惑焉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毋不可緩有如倖遇

馬桓子賂以宗器○陳哀公使司馬桓子賂陳侯○陳侯免○陳侯使司產親御諸門○御止也子展與子產親禁止○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鄭師以宗廟祭祀之器○陳侯免○陳侯使司亦免○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子展命鄭師無入陳侯之宮○與子廵城○不欲載公○遇賈獲○夫賈獲載其母妻○以車載及妻下之○賈獲使其車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陳哀公謂賈獲辭賈獲曰不祥○言男女無別不祥○置汝之母於車○辭賈獲曰不祥○言男女無別不祥○猶

而虧於禮君子不欲男女無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賈獲乃與其妻步行○謂全也臣而犯君女而瀆男非禮然雖顛沛其敢違之獲之對不曰非禮而曰不祥何居禮者履也舍履而言祥急遽而欲入之易信也如是○凌稚隆甚矣獲所遭之不幸也顧其象男女以辨○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縵馬君則遺其君奉其而自囚繫○子展執之而見陳哀公○脩臣僕之禮○見現○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妻扶其母以奔亦承飲奉觴而進○獻示不失臣敬○子美人數俘而出○其所獲俘囚人數○可謂善處君親之問矣雖然竊有惑焉婦人而老力不可徒避難而奔毋不可緩有如倖遇

祝祓社○大祝祓除不祥於社○司空致地○司空致地○乃還○陳司徒致民○司徒致民○致其

鄭師公車可幸而故子展正其衆官脩其職以安定之乃歸 ○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

脫矣其何以脫老母於徒行哉則不見經 齊成故也 以明齊亦同盟 ○錄趙文子為政 而重其禮

車之側而已與妻 代范匄為政 令薄諸侯之幣 謂穆叔 曰自

可兩入而亦不可 待諸侯 穆叔見之 見趙文子 謂穆叔 曰自

高閔左氏所載入 今以往 兵其少弭矣 將求善於諸侯 若敬行其禮 而行之

人之國未有君子 慶新得政 將求善於諸侯 若敬行其禮 而行之

展子產之有禮者 也知楚令尹 若敬行其禮 而行之

政春秋無貶辭 也知楚令尹 若敬行其禮 而行之

淮之男女別賈獲 也知楚令尹 若敬行其禮 而行之

之教也 也知楚令尹 若敬行其禮 而行之

補注傳見晉衰趙 可以弭 以靖諸侯 兵

武偷故厭兵 可以弭 以靖諸侯 兵

之說小於向成 可以弭 以靖諸侯 兵

按漢文志曰世 可以弭 以靖諸侯 兵

本十五篇託古史 年邲之役 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世本屈

官記黃帝以來託 蕩屈建之祖父今此屈蕩與之同姓名也 舒鳩人卒

春秋時諸侯大夫 又日知錄云漢劉 叛前年辭不 楚令尹子木伐之 及離城

向撰世本二卷其 舒鳩名 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 子木遽以

書不傳今左傳注 城名 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 子木遽以

疏多本之然亦未 必無誤 子木遽以右師先 子木遽以

按楚子木之師及 而退 吳人居其間 七日 相持 子木曰

將出師忽遇吳師 久將墊隘 則慮水雨也言相持 隘乃禽也 若遇水

而退故吳人在楚 獲不如速戰 請以其私卒誘之 自請以其私

墊隘水災也

日也 雁參居其間使楚 師尊 簡師陳以待我 簡閱精兵 駐後為陳 我克

首尾不能相顧 則進 師而與我合勢 奔則亦視之 其形勢而救助之

魏禧師為人衛絕 乃可以免 免於禍 不然 必為吳禽 師所禽獲 從

危道也師居人師 之申亦危道也此 免於禍 不然 必為吳禽 師所禽獲 從

正勝負之關
王元美子強此計
所謂勝敗兩得也
不則久居兩軍之
間其不坐困者幾
何

孫鑑此是有名文
字高渾蒼勁然大
約以質勝於精巧
似尚未足
雁參周禮司服云
凡兵事章弁服鄭
注以韎韐為弁又
以為衣裳也與玄

冠緇衣素積自別
孫應鑑晉人問陳
之罪則數其恃楚
馮陵問何侵小則
指大國數城問何
戎服則指文公布
命各燦然有章故
趙武謂其辭順
魏禧按至于是是
賴以上一段引說
太遠不如即在桓
公下起更動人聽
孫鑑三之自字具
章法

左師從
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
以其私屬之卒

先擊吳師奔吳師
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

見楚師少復逐之
傳諸其軍吳人遂楚子疆等

○鄭子產獻捷于晉
鄭子產獻捷于晉

八月楚滅舒鳩
楚滅舒鳩

○衛獻公入于夷儀
衛獻公入于夷儀

晉人問陳之罪
晉人問陳之罪

戎服將事
戎服將事

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正
對曰昔虞閔父為周陶正

以服事我先王
以服事我先王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也
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也

諸陳以備三恪
諸陳以備三恪

則我周之自出
則我周之自出

桓公之亂
桓公之亂

我先君莊公奉五
我先君莊公奉五

父而立之
父而立之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

皆我之自立
皆我之自立

至於莊宣
至於莊宣

評苑大德謂胡公之後皆周之所自出大惠謂五父以

來皆鄭之所自立魏禧忘周大德罪太父遠其必言周者與晉共也

王荆石直叙鄭之有功於陳而陳背之見在伐有各未叙文公城濮之命見我服有自

雁參不可億逞云言其狂逞不可億度也

一說而此處亦只是左氏常語唯大懼不競而下數句有婉致而陳知罪

陵我敝邑以欺陵我鄭國不可億逞可億度其快志

我是以有往年之告謂前年鄭伯稽首告晉請伐陳未獲成命未得

則有我東門之後前年陳從楚伐鄭東門當陳隧者當陳

井堙木升有井則堙塞之敝邑大懼不競鄭國

而耻大姬鄭姬姓故言恐上天誘其衷陳知其罪陳亦自授手于

啓敝邑心開啓其心陳知其罪伏其罪授手于

我謂陳侯喪服擁社使男女用敢獻功所以敢獻其

晉人曰晉人又問何故侵小何故侵小國對曰子產先王

之命言先王唯罪所在惟視罪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也各

且昔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曰圻列

國一同方百里曰同自是以衰衰差降也謂次國七十里

今大國多數圻矣今大國土地之多若無侵小若非

何以至焉何以至土地晉人曰何故戎服晉人又

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子產又言我先

城濮之後任僖二文公布命曰命我文公

各復舊職使各脩復舊命我文公命我鄭戎服輔

侯日之職業

非侵小不至然皆諸

效之可乎又鄭文

兩語尤工絕

雁參各致其辟言

有罪當誅不論大

小

王元美子產對晉

之詞皆強為文飾

不類其平日之言

恐傳者附會之過

也陳侯鮑卒而陳

亂公子免殺太子

代之然則二人篡

弑耳鄭莊奉而殺

之是助篡也又可

以為功乎征伐出

於天子而以惟罪

所在各致其辟為

先王之命何無忘

桓王卿士城濮之後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侯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而子產今以王將事於晉是以王廢棄王命不亦誣乎是時晉政既偷故聽鄭之所為非不能詰也

經世鈔子產已陳陳罪復言往年之告則鄭非復小矣晉人猶以此言難之故子產之辭益厲不然鄭未嘗取陳土地一圻一田書也古之語可以不辨而書有言特以此折辱之耳金聖嘆乃受之乃者難之辭若鄭無辭晉且問罪也

王戎服以傅以授楚捷以授勝楚之捷不敢廢王命故也

於趙文子復於趙文子文子曰趙文子其辭順乃受之

犯順不祥人順於理而巳犯之不乃受之

陳之功并謝晉受子西復伐陳前雖入陳服之而已

陳及鄭平陳乃求仲尼曰孔子追志有之

言以足志人之有言所以成文以足言言之

文能文行而不遠雖行其言不能及遠晉為伯諸侯之長鄭人

陳傳良傳申言鄭辭今之美而過其實今案鄭辭令之美孔子嘗稱之若論語所記是也傳仲尼曰云云者未必皆一時之言不言誰知其志以上亦未必真聖人所述也

移易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二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也

孫鑣字面儘有在處但三字排句自是左氏常套不為工

兵器甲午蒸掩書土田書土地之所宜度山林材以共國用

音鐸鳩敷澤鳩娶也聚成敷澤使民不得辨京陵別

也絕高曰京大阜曰陵表淳鹵薄鹵埤薄之地表異

西方鹹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偃豬下濕

其受水多少○町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

音挺町牧隰臯隰臯水厓下濕井衍沃地則如周禮

制以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量入脩賦量九土之所

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

五傳平水卷三十一

按量入脩賦注九賦稅○量賦車周制六十四井為甸出長轂一乘戎
土謂度山林以正良又亮○賦車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
九地○
按籍馬注字畫疏
記注也
魏禧牛臣之謀果
非孟浪後世常論
荆軻為匹夫之勇
無益於國惜其事
未成耳使始皇死
秦疆亦可少安扶
蘇雖仁非吞併之
資始皇崩而天下
土崩矣則軻之所
為非匹夫之事若
責其計疎則無辭
穆文熙勇而自輕
最兵家所忌吳子
可用為戒

舟師之後舟師在二門于巢吳攻楚巢牛臣曰牛臣以報
禮也禮傳言楚既成既成其法以授子木以授於令禮也得治
徒卒步卒見上註甲楯之數甲胄干楯有常
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賦車
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賦車
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賦車

吳王勇而輕言諸樊有勇而若啓之若開將親門將
我獲射之我若得見諸樊而射必殪殪死也
是君也死若吳諸疆其少安吳之疆盛從之楚人
吳子門焉諸樊果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牛

木楚康王以滅舒鳩辭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
也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楚
以與為掩子馮之子為掩○附錄晉程鄭卒果如鄭然
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問為政

焉問然明為對曰然明視民如子視民如傷如父見
不仁者見不仁誅之必誅如鷹鷂之逐鳥雀也鷹鷂
鳥雀見則必逐為政之於不子產喜子產喜以語子

大叔以然明之言告子大且曰且謂大他日吾見
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也言我他日今吾見其心矣

隱身於短牆之卒諸樊中○附錄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內以射諸樊矢而死○錄楚子以滅舒鳩賞子

注吳之疆盛詭
李于鱗語云不狎
敵與王之見射誠
狎敵也若牛臣輕
殺國君迺召兵之
端寧可恃此少安
哉

穆文熙勇而自輕
最兵家所忌吳子
可用為戒

陸氏首居良反益
言巢之封疆也林

穆文熙然明視民
如子之說人皆知
之而見不仁者誅
之則未必知蓋必
不仁去而后可以

彭士望以與為掩
不掩凶者最厚令
人且攘生者矣

如子之說人皆知
之而見不仁者誅
之則未必知蓋必
不仁去而后可以

穆文熙然明視民
如子之說人皆知
之而見不仁者誅
之則未必知蓋必
不仁去而后可以

成其仁他日子產
寬猛之說本此
彭士望首句是本
領次句正所以成
首句處子產養民
惠使民義全副學
問在此
陸彙降階之問未
為大失何遠知其
死也此語亦幸而
中子產顧以是取
之過矣
孫執升然明論攻
之大畧子產則致
其精詳
彭士望曰夜思之
只謹慎正當四字
盡之諸葛公得方
全在此處
評苑獻公出奔至

今聞然明言
乃知其心矣
子大叔問政於子產
子產曰政如農功
政之治民如
農之治田
日夜思之
思其始而成其終
有利必興有害必除
既思其始必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
朝夕之間人所易忽
故必朝夕勤以行之
行無越思
思而後行所行
不敢過於所思
如農
之有畔
為政之有次第
如農之有畔際
其過鮮矣
雖未能無過亦
可以寡過矣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
衛獻公今秋入于夷儀
乃使人與甯喜言求
復甯喜許之
甯喜許
大叔文子聞之
大叔文子即大
叔儀聞其事
曰烏乎
欲言而
先歎息
詩所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
與小
弁詩所謂今我不能自容說
何暇念其後乎
說音悅
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
謂甯子必身受禍
將可乎哉
甯子所為如此將
不得恤其後也
可以濟事乎哉
始必

是八于夷儀之邑
使人與甯喜言求
復其國二十年甯
惠子臨死囑悼子
納獻公悼子許諾
故今許之
按我躬不說說詩
作閱容也皇作違
暇也
呂東萊傳記太叔
儀之言及後遽伯
玉去國見甯氏廢
立衛之賢臣皆不
與
滙參不如奕棋妙
喻解頤
穆文熙大叔終始
之談奕棋之喻可
為警語凡事皆然
豈惟處君乎

不可言其甚
君子之行
大凡君子
之所行事
思其終也
思其復也
思其可
書曰
慎始而敬終
謹其創始
以不困
故其終無困廢之患
今書蔡仲之
詩曰
雅烝
夙夜匪解
夙早也自早至夜不
敢懈怠
○解佳賣反
以事一人
一人君
事君
今甯子視
不如奕棋
○奕音亦棋
之道
今甯子視
事其君
不如奕棋
○奕音亦棋
其何以免乎
其何以免
弈者舉棋不定
圍棋者舉
定不勝其耦
耦對敵也尚不
而況置君而弗定乎
况
甯喜已立殤公
勳為
必不免矣
必不免
九世之卿族
君而不定其位乎
一舉而滅之
今以納獻公
一可哀也
公及喜九世也
哉
言其可哀之甚也
明年衛獻
歸國二十七年
舉殺甯喜

評苑圍棋者舉子
一著或差不能勝
敵何況廢置於君
可輕易乎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三十九

左傳評林

明 吳興凌稚塗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子父 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四十

魯襄公九年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傳

○附錄

會于夷儀之歲

在二十四年不直言會夷儀者別二十五年夷儀會也此

傳

本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續前卷二十五年

之傳後簡編爛脫後人傳寫因以此耳 齊人城

邾

亦在二十四年邾音夾 其五月

秦晉為成 自十四年

秦

二國不平至

晉韓起如秦涖盟

晉韓起如秦

秦伯

車如晉涖盟

伯車即秦伯之弟鍼也如晉臨盟晉侯

成而不結

二國既平而不

結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末而特跳在此者傳寫失之

經 二十有六年甲寅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

陳傅良成而不結傳言齊楚固相交

案宜刪去前

秦晉盟而不谷是以宋之役諸夏始判遂成南北之勢故特出之

襄經二十六年

季本喜以政由密氏之故助獻公私也安能免弑君之罪哉

高閼叛甚於奔前此諸大夫有不利於己則奔而已未

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且林父始

傳說彙纂衍不足為君且入不以正

故春秋書名以罪之杜預孔穎達謂

名與不名傳無義者非也公羊以復

歸為罪剽又以剽之成其廉反

則尤誤矣狎復其位故曰復歸豈罪

剽乎剽立於孫密之手與衛人立晉

不同故不書立豈惡衛侯乎

士貫道君守宗廟出入必告不幸而

死於道路猶為弄社稷也許男死於

楚是以四岳伯夷之血祀而委之蠻

荆也

家鉞翁許靈公如

楚請伐鄭卒於楚

楚子為之伐鄭師

還乃壻許靈公楚

之求諸侯亦勤矣

剽傷公弑獻公復歸衛○剽去聲○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書叛於此凡

叛賤者不書是故成十七年齊高無咎之子弼以盧叛襄二十九年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位而後書然宋魚石入于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必不能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復其位不名復歸名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荀吳子○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淵近戚地蓋以討衛也澶音蟬○秋宋公殺其世子痤稱君以殺惡其父子相殘害也○痤才禾反○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靈公卒悼公立○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葬許靈公

傳二十六年○附錄春秦伯之弟鍼如晉修成修會于夷儀成

御猶也
也婦人
也證也

拂衣與
袂袂同
註非

鍼子朱亦叔向命名行人子負欲使答秦命行人子

朱曰晉行人朱也當御御進也言已三云子朱三叔

向不應叔向更子朱怒子朱以不曰班爵同言已與

何以黜朱於朝何以退已於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何以退已於朝謂三不應撫劍從之子朱

傳二十六年

王錫爵叔向果以子朱

人救之

晉人共救解之

平公曰

晉其庶乎

師曠曰

明言止之何始則於治乎

不，應而繼則病其

野

公室懼卑

臣不心競而力爭

力爭，撫劍拂衣

不務德而爭善

而爭謂所行為善

私欲已侈

哉此猶客氣未消

心競為忠而以

不務德而爭善

而爭謂所行為善

能無卑乎

無卑弱乎

衛

孫鏡以撫劍拂衣

佳也

經世鈔數語足以

深折子朱若不拂

衣從之則尤善矣

評苑子朱撫劍將

闕故叔向披拂其

衣以從之

魏禮其言精甚叔

向聞之必當自悔

彭士望爭善二字

對賢者直入骨髓

然心務德方免爭

善國語去此一句

大是粗淺

補注傳見晉室里

故急於結素好

按衛獻公使子鮮

為復讎杜注本辭

字下有辭不能三

字坊本或訛脫之

王元美按衛喜所

取信者子鮮也子

鮮既知君之無信

顧復輒以公命許

之異日者喜以專

政被殺而子鮮亦

自以失信故去之

孰非政由衛氏一

言所取哉

經世鈔政祭一語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必敗

故公使子鮮

以公命與衛喜言

於敬公

曰苟反

政由衛氏

祭則

寡人

王曰

援不得聞君之出

遂行

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

獲罪於兩君

不可

納獻公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必敗

故公使子鮮

以公命與衛喜言

於敬公

曰苟反

政由衛氏

祭則

寡人

王曰

援不得聞君之出

遂行

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

獲罪於兩君

不可

納獻公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必敗

故公使子鮮

以公命與衛喜言

於敬公

曰苟反

政由衛氏

祭則

寡人

王曰

援不得聞君之出

遂行

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

獲罪於兩君

不可

納獻公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必敗

故公使子鮮

以公命與衛喜言

於敬公

曰苟反

政由衛氏

祭則

寡人

王曰

援不得聞君之出

遂行

從近關出

告右宰穀

獲罪於兩君

不可

納獻公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敬公使子鮮為復

多指幸也

便是子鮮能幹然一時之巧利終必以此敗事補注不獲命於敬似傳見子鮮為復非己意孫鑣察則寡人一獻公之為人可還與否穆文昭遠瑗君出如字友使而友

遂見公於夷儀君淹恤在外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悼子曰子鮮在何益

按獲罪於兩君寧喜父寧殖前出獻公今又寧喜弑殖公剽是獲罪於兩君也魏禮或有以喜為貪權者非也剽乃其父所立權豈不在此等皆不致知之過同上多而能凶二語可鑒人之托人

曰雖然非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襄居守襄亦林父之子居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

左傳評林卷四十一

二四

如晉往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氏無父
陳傅良傳釋君
書主名例嫌為行
弑剽無罪特出之

以邑臣之祿凡人臣之祿邑君實有之其土地君實有之義則進義可以去則退而專

王元美林父親逐
其君君人又據邑
以叛其罪寧專祿

祿以周旋專據其祿邑出戮也此罪戮之大者也書曰復歸

周旋已乎而左氏
謂以是殺也則將

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大夫逆於竟者衛之諸大夫迎獻公執其手而與

否則退此亦非所
以責逆臣

之言獻公敬其迎己親執道逆者大夫迎於自車揖

彭士望專祿周旋
四字畫出後世庸
滑一輩心事容止

使人責讓之大音秦曰寡人淹恤在外言我淹留憂二三子

陳傅良甲午衛侯
入傳釋復歸例按
衛侯歸言國逆與

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諸大夫也言吾

成十八年例違見
例非是

子獨不在寡人在存問也言大叔文古人有言舉古

穆文熙自竟以及
門三態可笑得友
國幸矣故求幾而

曰非所怨勿怨非所當怨寡人怨矣今我實怨汝

晉人執之不有齊
鄭之請其以囚終

臣不佞臣不能不能負羈紲羈馬繩紲繫也

也哉
魏禧如畫近世士
大夫貴公子遭患

有居者居謂臣不能貳臣不能通

難情態率如此
附見衛獻歸人之
日以三等之禮待

內外之言以事君通內外之言語臣之罪二也此二

大夫逆者是乃驕
心已生也
滙參吾子獨不在
寡人在如乃心罔

有二罪身負敢忘其死不敢忘乃行大叔儀從近關

林父曰汝能如厲之乎

不在王室之在
張半菴臣之罪一
也李斯自訟七罪
意本此蓋憤中有
誇也

俞寧世伯玉全身
只在事外大叔全
身只在中立皆與
審喜反照兩近開
出正相映亦明
陳傅良傳終言衛
侯不君

按玉路大大金路
繼大象路大革
路大轡大木路大
繼大周禮中車王
之五路出數目改
補注三命之服晉
命士會傳言請于

安和附錄 衛人侵戚東鄙以林父孫氏愬于晉孫林

晉戍茅氏茅氏戚東鄙殖綽伐茅氏殖綽晉人

殺晉戍三百人殺晉戍兵孫蒯追之蒯林父

弗敢擊畏殖綽不文子曰孫林厲之不如厲惡鬼

遂從衛師蒯感父言更敗之圍敗殖

雍鉏獲殖綽殖鉏孫復愬于晉復愬衛于晉

鄭伯賞入陳之功入陳在三月甲寅朔享

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次路亦王所賜車之物

先八邑八邑三十二井也以路與命

子展子展為元帥賜之先路三命之服賜車之愬名

六邑二十四井也以路 子產辭邑子產以賜邑曰自

上下自上而降殺以兩其降殺皆以兩禮也此禮

且子展之功也且入陳者臣不敢及賞禮賞禮謂

乃受三邑子產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孫揮曰即子

子產其將知政矣子產其將知讓不失禮遂讓而不

晉人為孫氏故晉人為孫林父屢愬召諸侯諸

將以討衛也將以討衛夏中行穆子來聘穆子

召公也召魯公為楚子秦人侵吳楚康王與

彭士望只一引典

禮對大國無抗形

待同官無讓跡子

產最能最高

魏禮是師也有古

者征不服之風焉

此春秋所僅見在

五霸之上惜夫鄭

誤植引

以小國介晉楚而不能大有為也

湯睡菴晉不能討

衛弑君之罪以定

宜為君者而顧始

終真力於孫氏致

徧召諸侯謀討衛

侯是率天下使盡

叛其君也倒行逆

施如此竟以此失

諸侯宜哉

滙參楚秦並起後

文雙承此亦合傳

禮

經世鈔請問於囚

欲得情實莫過於

問囚又莫過於三

面同問又莫過於

卒然問之初無囑

托而州犁當面責

好顛倒真偽如此

故知聽訟之難也

評楚州犁必上其

其手而抑揚其辭

者蓋州犁畏王子

欲皇頡曲言王子

獲已也

魏繆按此是伯藹

與種子伯宗好直

而子孫皆奸佞何

哉

滙參已分得逼清

却仍囑固叫他自

說惡絕林云此囚

亦大解人意

及雩婁

雩婁今屬安豐郡

聞吳有備而還

聞吳人有戰備而歸遂侵

鄭

楚秦遂五月至于城麋

城麋鄭邑二師至鄭皇頡

戍之

鄭大夫皇頡

出與楚師戰

皇頡出師與楚戰敗

皇頡之師

穿封戌囚皇頡

楚穿封戌生囚公子圍與

之爭之

公子圍共王子靈王也正於伯州犁

伯州犁

楚為大夫

正曲直

伯州犁曰請問於囚

言請問皇頡

乃立囚

乃立皇頡於

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

言兩爭

圍及穿封戌皆

其何不知

言其易上其手

伯州犁乃

君于非細人也

曰夫子為王子圍

夫子亦尊王

寡君之貴介弟也

介大也言其乃楚

下其手

勢指穿封戌

曰此子為穿封戌

此子亦卑穿方城外

之縣尹也

言其乃楚方城外之縣尹也觀伯州犁聽

欲使曲證

王子圍

誰獲子

然後問囚囚曰

獲已以媚權要

頡遇王子

弱焉

弱敗也言為戌怒

不勝

抽戈逐王子圍

穿封戌抽戈逐弗及

楚人以皇頡歸

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

楚人敗城麋之

印董父鄭大夫與皇頡共

楚人囚之

楚人敗城麋之

以獻於秦

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

鄭人

氏出貨賄請

子大叔為令正

子大叔為作以為請

為請

子產曰不獲

子產觀其辭令受楚之功

聲又如字

子產觀其辭令受楚之功

心傳詩林卷四十一

受楚獻功，而取貨於鄭。以貨免之，不可謂國。而貪小利，不可謂。秦不其然？秦必不若此。若曰：拜君之勤，

之勤勞，鄭國微君之惠。鄭國若無秦君之恩惠，楚師其猶在。

敝邑之城下。則楚人伐鄭，至今猶未肯退師。其可？秦則董父可得，秦人不予。

弗從。鄭人不從，遂行。遂行。董父于秦，秦人不與。而後獲之。乃得。

鄭更幣。更遣使，從子產。於秦之言。而後獲之。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

于澶淵。見經。以討衛，疆戚田。正戚田，之疆界。取衛

西鄙懿氏六十。威城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以與孫

氏。以與孫。趙武不書。經書晉人，不書趙武，尊公也。

貶書人，以尊魯公，義例頗淺。愚按澶淵之會，向戌不

書，書宋後也。後會也。鄭先宋。鄭良霄在宋人上。不失所也。如期。

於是衛侯會之。於是衛獻公會于澶淵，晉人執甯

喜北宮遺。遺北宮括之子，晉執二。使女齊以先歸。齊

人執而囚之士弱氏。士弱，晉主獄大夫，晉執。秋七月，

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齊景公、鄭簡公為衛獻公

請之。晉平公兼為。晉侯賦嘉樂。

為去聲。晉侯兼享之。君設享燕之禮。晉侯賦嘉樂。

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嘉音暇。國景子相齊侯。

國弱也，相齊景公。賦蓼蕭。小雅蓼蕭詩，言大平澤及

相去聲，下同。賦蓼蕭。遠若露之在蕭，以喻晉君

王元美衛侯可執，坐林父之誣而執。

李于鱗林父衛叛，臣也，晉反為對植。

如此由其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

之大夫使之交起，為亂以為異日剖

分宗國之階，而其君不悟聽其恣行

良慨也。劉敞趙武以下至所也，此皆不足信

於經無以見之。補注傳見經不書大夫必有為遂矣

釋之胡氏趙武稱人為助孫氏良霄不與以鄭伯如晉

則悖

左傳詩林卷四

恩澤及諸侯

子展相鄭伯

子展公孫舍賦緇衣鄭風

賦緇衣

○蓼音六

詩取適子之館

叔向命晉侯拜一君

叔向

相禮故命晉平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

公拜謝二君

桃也

近親廟為宗遠祖廟為桃言謝齊君賦詩有安我宗桃之意

敢拜鄭君之不

貳也

謝鄭君賦詩無攜貳於我之意

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弱便晏平仲私與叔向語

曰晉君宜其明德於諸侯

言晉君宜而其明德於諸

恤其患而補其闕

憂恤其災患而補益其闕失

正其違而治

其煩

匡正其違邪而討治其煩勞

所以為盟主也

臣執君

今為孫林父執衛獻公為去聲

若之何

文子

叔向以晏平仲之言告趙文子

文子以告晉侯

補注以告晉侯上言取衛田益孫氏下取衛姬見趙

武叔向皆從君於

昏家氏曰是時晉

禮武為政叔向為

之謀主二子者崇

虛譽而無實益

侯言衛侯之罪

二君

使叔向以告於齊侯鄭伯

國子賦轡之柔矣

侯若柔轡

之御副馬

子展賦將仲子兮

有罪而眾人猶

謂晉為臣執君

晉侯乃許歸衛侯

叔向曰鄭七穆

鄭穆公十一子子羽不為卿故惟言七穆謂子展

罕氏其後也

也

子罕氏其後也

子展儉而壹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先時宋大夫芮司徒生女子

赤而毛

棄諸堤下

畏其異相故棄諸堤下

共姬之妾取以入

見女子棄於堤下取之以名之曰棄

名女子曰棄取見棄之義

長

孫鑣叙事鍊密然

尚末濃

長

入公宮

○共音恭下同

長

三傳下

二

九

魏禧連用此等句法却洒脫

彭士望以寺人為內師禍本

呂東萊婉者巧於自結狠者踈於內交佐日以親痊日以踈至於死故居近君之地者自處為難

彭士望太子不宜外交

經世鈔伊戾深毒如此然此事必先與左師夫人謀之

矣左師後言誰為君夫人亦以其癡痊立佐有力而不見報耳

經世鈔聘昔公為太子所惡固請以徃而有此讒奸謀易見卒以得行者宋公之昏也殺一太子只消欲速二字後世害太子之計盡祖此

而美年長而貌美平公入夕平公與姬子也共姬與

之食共姬與平公見棄也公見棄也平公因見其而視之尤甚

也諸平公之御嬖嬖寵生佐嬖嬖寵生佐

惡而婉心婉順也太子痊美而狠太子痊平公之大

○狠合左師畏而惡之而惡其狠惡去聲下同寺

人惠墻伊戾為太子內師也為太子痊內師之官也

而無寵伊戾無寵秋楚客聘於晉上已有秋復發傳

言秋則嫌楚過宋楚客道太子知之太子痊與請野

客聘在他年過宋國宋平公使往伊戾請從

之伊戾請於平公欲公曰平公問夫不惡女乎夫謂

不憎惡於汝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言小

君音扶女音汝對曰伊戾小人之事君子也言小

之道惡之雖君子不敢遠不敢自取踈好之雖君子

好不敢近亦不敢輒敬以待命恭敬以待敢有貳心

乎言不敢有縱有其外縱有人以共太子莫其其

內伊戾為太子內師故言若已臣請往也臣請往遣

之宋公遣伊戾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

盟處掘地作飲用牲加盟書而騁告公而馳騁以歸

曰太子將為亂將反為亂既與楚客盟矣既與楚客

公曰為我子平公言太子又何求又為禍亂對曰欲

速伊戾言太子公使視之平公使人往則信有焉則

欲速得公位

則信有焉

楊升菴宋平既明有盟微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即佐母棄左師即向
知太子素惡伊戾成心平公以其事問於二
矣而卒遺之從因在焉人則皆曰夫人與左固聞之子欲及公囚太子平
子及徐聞太子無乃囚太子大臣曰太子自唯佐也惟夫人能免我
罪又僅烹一伊戾欲加之罪而後請而使請請於佐日月中不
而芮弄之寵愛向以佐婉順必召太子乃而後請而使請請於佐日月中不
成之權任不為之能免己於禍召太子乃而後請而使請請於佐日月中不
衰此春秋所以直若日向中吾知死矣而死免左師聞之向成聞
稱君殺與晉殺申來而佐不來而後請而使請請於佐日月中不
生同例約聽而與之語期而大子自裁佐為太子公
經世鈔固闕之成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謀只三字害人不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在多聽讒者亦不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在多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經世鈔左師罪不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容於死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穆文熙宋公使伊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戾從太子比其連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讓難從而殺太子期之日中乃縊而死大子以佐不來救佐為太子

人君之庸闇不仁無以有矣向戌故致太子過期以死又魯君夫人而愛之饋亦何以稱賢於列國哉魏禮按連玩數事
左師洵是老奸巨猾宋呂夷簡其流亞也按左師改命鍾伯
敬詩本左師二字屬上句非是郭扶九向戌當時所稱賢臣迺其於太子夫人之間頃危貪肆若此豈得為賢魏世倣平公烹伊
戾而夫人左師無能自錄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與蔡大師子
師曰誰為君夫人向戌謬曰誰余胡弗知我何不知
葉非平公圍人歸養馬以告夫人以向戌之言夫人
使饋之錦與馬夫人乃使人饋先之以玉以玉為錦
先之去其辭君之妾棄使某獻夫人自稱君之妾左
師改命曰君夫人向戌使使者改命而後再拜誓首
受之而後盡禮致敬再拜鄭伯歸自晉請衛侯
使子西如晉聘子西即辭曰辭令曰寡君來煩執事
言寡君來朝煩懼不免於戾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
勞晉之執事懼不免於戾自懼失敬於使夏謝不
敏夏子西各使夏君子曰善事大國將求於人必先
來聘謝其不遠下之言鄭所以

罪理當廢佐而更朝相
立李鄭侯之論唐友
事允矣

其子伍舉

伍舉伍參之子即與聲子朝之子相

伍舉娶楚王子

善也

父子亦相善

伍舉娶於王子牟

伍舉娶楚王子牟之女為妻

王子牟為申公而亡

王子牟為申縣公得罪而出亡

楚人曰

伍舉實送之

伍舉王子牟之婿故謂伍舉實送之出亡

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

鄭不足恃故伍舉將奔晉

聲子將如晉

遇之於鄭郊

聲子遇伍舉於鄭國之郊

班荆相與食

而言復故

朋友世親故共議歸楚

聲子曰子行也

吾必復子

我必使楚人召子以歸

及宋向戌將平晉楚

聲子通使于晉

蔡聲子為國通平

還

又往聘

令尹子木與之語

楚令尹子木與聲子語

問晉故焉

此時言必有其漸也子木因問

有其機也

且曰

子木且問

晉大夫與楚孰賢

同上不如楚先

對曰

聲子答

晉卿不如楚

穆文熙歷觀諸臣

其大夫則賢

晉之大夫則賢於楚

皆卿材也

奔晉往二為效死

皮革

自楚往也

雖楚有材

宗國之念也蓋原

晉實用之

言楚臣多亡在晉

子木曰夫獨無

其罪而楚又窮治

族姻乎

夫謂晉獨無宗族

雖有

返之期自不得不

而用楚材實多

而用楚之賢材居多

歸生聞之

為效死耳不然何

善為國者

善治其國家者

賞不僭

彭士望皆卿材一

及淫人

則恐及於

刑濫

語奉承子木一語

懼及善人

則恐及於

若不幸而過

左傳評本卷四

二十一

甚孫應鰲善為國者以正歷為指陳以見楚多淫刑經世鈔楚材實多此下不獨不遠說伍舉弁不遠說析公諸人先將不可淫刑之故著實透發蓋因王子牟而疑伍舉自是執政之失故先說此段已隕折子木之心而復歷舉利害則愈易入矣彭士望均平調劑中稍有偏重其心苦矣

僭無濫寧可僭於用賞而與其失善與其濫刑而失寧其利淫寧其僭賞而無善人則國從之國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舉大雅瞻仰詩人之云亡言善人之云已喪也邦國殄瘁言善人之云已喪也曰舉書大與其殺不辜與其刑濫而及寧失不經與其無善人也故夏書曰禹謨與其殺不辜與其刑濫而及寧失不經與其無善人也懼失善也懼失善人之用也商頌有之舉商頌曰不僭不濫言殷湯賞不僭不濫不敢怠皇不敢怠皇命于下國所以上天眷命奄有下國之衆封建厥福福祿鞏固如封民者古人之為國勸賞而畏刑樂於行賞而恤民不

王元美上歸生聞之二段正為此楚多淫刑一句而四子逃死於四方之由魏禮有禮無敗以節目有禮無敗大夫逃死於四方

倦愛恤其民賞以春夏順春夏生長之刑以秋冬順是以將賞是以將賞為之加膳為之加膳飲飲此以知其勸賞也即此喜心可以知其樂於用賞也將刑將刑為之不舉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徹去也不舉之道不舉之道此以知其畏刑也即此憂心可以知其憚於用刑也夙興夜寐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此禮大夫逃死於四方其大夫之賢者奔而為之謀主而為之謀主

旁博之體聽者便諸侯之

以害楚國以為楚國之患害

不可救療以成不可所治療之疾

自不迫其主意在謀主

謂不能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

子儀之亂在文十四年析公奔晉

民竟似之說不入

楚事處只說已往

以為謀主以為謀主楚之主繞角之後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晉

政之失子木是已

將遁矣晉師將遁而走而去矣析公曰

楚師輕窳言楚軍不能持

心動待其瓜熟蒂落

乘便照明子木自當躍然聳然聽之

若多擊軍鼓鈞音均又居旬及以夜軍之夜攻楚軍使楚師不知虛實楚師

彭士望以害楚國

必遁楚師震蕩晉人從之晉人從析公之計楚師宵潰楚師果夜

襲沈獲其君成八年

後四段俱從此句

生出一點明以下一部掌故

穆文熙子儀雍子潰散

子靈苗黃皇凡四

大枝正見楚多淫

子獲沈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師獲申麗而還

刑大夫逃死於四方

而為謀主豈非楚國有材晉實用之

於是鄭畏晉不敢南面於是鄭畏晉不敢南面楚失華夏楚失中國之諸侯

經世鈔此等叙述

不厭纖悉鋪張極言其害纔足聳動聽者

則析公之為也則析公為晉謀以害楚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

醒此事無考互見

法經世鈔譖雍子說

一事處又不單說一事之害此最善立言

滙參不善是也猶

言不喜此人

按歸晉老幼之不勝役者是示必死

君與夫人信其父

弟不能正其曲直

以為謀主以為謀主楚之主彭城之後楚子重

鄰邑與雍子

鄰音勛又音蓄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並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晉師將遁雍

子發命於軍雍子發命於晉軍曰歸老幼軍中有年老幼

反孤疾疾亦歸也軍中有無父二人役一家有二歸

子獲沈敗申息之師於桑隧楚師獲申麗而還

八年恃桑隧之名偶

同傳不備載耳

鄭

於是鄭畏晉不敢南面

楚失華夏

楚失中國之諸侯

則析公之為也

雍子之父兄譖雍子

雍子

之事無所考證想是雍

子諸父諸兄共譖雍子

君與夫人不善是也善能也是正也

君與夫人信其父弟不能正其曲直

以為謀主

彭城之後

鄰邑與雍子

鄰音勛又音蓄

晉楚遇於靡角之谷

子發命於軍

曰歸老幼

二人役

反孤疾

二人役

歸

故逸楚囚還國使楚人知此意故云行歸者

一人則聽其一簡兵簡擇兵器蒐粟蒐閱車乘秣馬秣戰馬

明日將戰明日將與楚戰行歸者凡軍中老幼孤疾應歸者皆遣之行而逸楚

囚而縱楚之被囚者使楚師宵潰楚師恐懼夜潰晉降彭城

元年晉圍彭城而歸諸宋以彭城還宋以魚石歸魚石在元年楚

失東夷楚東小國及陳見楚子辛死之五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

尹子則雍子之為也則雍子則雍子為晉謀以害楚也子及與子靈爭夏

姬子靈即巫臣子及與巫臣爭娶夏姬而雍害其事子及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娶夏姬

以為謀主以為謀楚之主扞禦北狄巫臣為晉扞禦北方之狄通吳於晉

見成七年教吳叛楚背叛楚國教之乘車射御驅侵法國陣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巫臣實其子狐庸於吳使為行人吳

於是伐巢巢屬楚小國取駕駕楚邑克棘棘楚邑入州來州來楚邑

楚罷於奔命子重子及一歲七奔命至今為患吳至今為楚患則

子靈之為也此巫臣為晉謀以害楚也若敖之亂在宣四年伯賁之子

賁皇奔晉伯賁即闔椒也其子奔晉賁音賁賁音賁晉人與之苗晉以苗邑與賁

以為謀主以為謀楚之主鄢陵之役在成六年楚晨壓晉軍

而陳楚早晨迫壓晉軍而晉將遁矣晉師將遁而走而去矣苗賁

皇曰楚師之良言楚師之精良者在其中軍唯在中軍王族而已

不過楚王之若塞井夷竈夷平軍中之竈成陳以

謀但進言次第操親兵而已

縱之妙必不可少

王專平水

王元美賁皇因若敖之亂而去楚拔伯賁前傳作伯賁魏禧指陳已往利害鑿一可信雖子木明知為伍舉作說客亦不得不從蓋理勢到極的確自不怕入識破本謀但進言次第操縱之妙必不可少

魏禮雍害其事詔子反矣

耳

穆文熙楚，臣豈惟

晉用之，伍員奔吳

伐楚，班王官，鞭平

王之尸，茲又其尤

甚者耳

劉懷怒，今又有甚

於此，乃危言以動

之大，抵有才不用

且欲罪之，賢才豈

肯俛首，豈非以利

當之成陳於軍中，樂范易行以誘之樂書時將中軍

謂使樂范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已，不范燮佐之易行

復顧二穆之兵，○易去聲，行音杭，中行二郤必克

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

王故曰：吾乃四萃於其王族，我乃四面集而攻，必大

敗之，必大敗，晉人從之，賁皇之計，楚師大敗，晉人大

王夷師燔，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燔，蓋子及死

之，楚殺子及，並鄭叛，鄭人自吳興，吳人自楚失諸侯

悼公立，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則苗賁皇為晉

遂服於晉，則苗賁皇之為也，則苗賁皇為晉

曰：是皆然矣，子木言此皆如，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

李于鱗前既叙四子各述其害楚之事，既歷二明驗可言，今有人過其

懼故子木曰：是皆於此四子者，椒舉娶於申公子牟，椒舉即子牟得

然矣，而又曰：今又有甚於此，安得不凜然神悚而魄悸哉？後世縱橫狎門之術，蓋如此

陸繁令其祿秩比叔向也，附見彼若彼謂椒舉林注非是，經世鈔又入一段，任舉望歸之情，乃妙若不善辭者，只知以利害懼楚而已，更看其用字用意，圓活處真善為椒舉復後之地，穆文熙馮羅復孟嘗君亦用此術，然報之

戾而亡，子牟得罪於楚，而出奔，君大夫謂椒舉，楚君大夫

遣之，汝實遣之，使懼而奔鄭，椒舉懼罪，引領南望，南向以望楚國，曰：庶幾赦余，言楚庶幾寬，亦弗圖也，夫亦不復以意，今在晉矣，今自鄭遂，晉人將與之縣，晉人又將

舉，以比叔向，以椒舉才能，彼若謀害楚國，彼謂聲子

以害楚國，豈不為患，豈不為楚子木懼，言諸王，為椒

於楚，益其祿爵，增益椒舉而復之，其位，聲子使椒鳴

逆之，椒鳴伍舉子，聲子使其子迎之，以歸楚，傳言

許靈公如楚，許靈公朝于楚，請伐鄭，十六年，晉伐許，諸國皆

曰：師不興，言楚若不興，師伐鄭，孤不歸矣，孤寡不歸，八月

復之則可益祿爵則不可

陳傅良隨會在秦而六卿謀椒舉在

晉而子木懼此晉楚所以代興也於

傳聲子之辭知戰國說士之漸

增補合注諸侯將和言楚以諸侯將

知之故貪冒於一來

孫鑣一來意新語

王元美子產此論即不順侵蔡獲燹

之意老成石畫之士蓋如此

淮參喬於禍番是其言

吝惜之名故為貪魏禮明於國勢敵

情數語說盡好事喜功之心真名言

也然以論禦楚者無乃過情林注獲

楚門者九人愚意當是鄭為楚獲故

遲而歸耳當更詳之

附見子展若見又當為君賦螭螭之

巫童按晉衛同姬姓見

晉非禮王荆石是時晉平

昏庸大夫專恣伯業怠矣楚是以知

卒于楚許靈公卒于楚楚子曰楚康王曰不伐鄭言許靈公以死請師而我不能

何以求諸侯則懈怠如此何以冬十月楚子伐

鄭楚康王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平

明諸侯將和諸侯皆將和睦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員

貪冒於貪冒於不如使逞而歸不如使楚快乃易成也乃易

成也夫鄭之小人豐於勇豐動也動

易去聲夫鄭之小人豐於勇豐動也動

而求名焉者而求一時之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言譽勇貪

能為國家計慮能為國家計慮若何從之若何從小人之子展說鄭

久遠之利者也久遠之利者也十二月乙酉入南里楚師入

墮其城墮發南里之涉於樂氏樂氏津各楚師門

于師之梁師之梁鄭城縣門發鄭人發縣門以禦獲

九人焉獲楚攻門涉于汜而歸楚師乃自汜城下涉

而後葬許靈公卒許靈公之衛人歸衛姬于晉附錄

衛侯以女姬衛侯以女姬乃釋衛侯乃釋衛侯之君子是以知平

公之失政也重女色而輕齊鄭之請此附錄晉韓宣

子聘于周韓宣子王使請事靈王使人問對曰韓宣

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

事四時貢職之事宰旅宰旅之下士也言晉無他事

矣不為他王聞之靈王聞曰韓氏其昌於晉乎

晉之不_在諸侯而_起之後其昌_盛復為凌駕之舉也_{如禮惟韓}鄭雖未服於是明_{起不失舊}年晉楚為成而諸_{侯皆朝楚矣}

起之後其昌_盛辭不失舊_{言稱士起歸時事不失其舊也傳言周諸侯不能}如禮惟韓_錄齊人城邾之歲_{在二十}其父_{是年}齊

鳥餘以廩丘奔_晉廩丘_{鳥餘齊大夫以廩丘之地奔晉}襲衛羊角_{餘既}有大雨其

襲衛羊角_{取羊}取之_{角之地}遂襲我高魚_{遂自羊角}有大雨其

適有_{大雨}自其竇入_{魚之水竇而入}以登其城_{以登高}克而取之_{克高魚之}介于其

又取邑于宋_{鳥餘既克衛}於是范宣子卒_{即范宣子}諸

侯弗能治也_{諸侯以范甸新死}及趙文子為政_{代范}

乃卒治之_{乃終治鳥}文子言於晉侯_{趙文子進}曰晉

為盟主_{晉為諸侯}諸侯或相侵也_{諸侯之國}則討而

使歸其地_{則討治其罪而}今鳥餘之邑_{今鳥餘所取}

之皆討類也_{言如此類}而貪之_{而貪其土地}是無以

為盟主也_{是晉之德不足以}請歸之_{請以其地}公曰

諾_{平公諾}孰可使也_{因問趙文子}對曰_{趙文}胥

梁帶能無用師_{胥梁帶晉大夫能}晉侯使往_{晉侯使}

往_{治鳥}餘之事

鍾伯敬音無范宣趙文則鳥餘之罪弗能治抑且封秩之而諸侯獲矣賢

臣係國重輕豈其微哉

雁參皆討類顧上

襲取而貪之顧上

奔晉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身解卷之四十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一

音註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襄經二十七年

家鉉公翫齊靈莊相

繼魯受兵無寧日

景公立始通好春

秋書以美之

汪克寬荆楚之同

主夏盟皆宋為之

也宋襄圖伯始進

楚人于鹿上之盟

既而孟之會楚書

爵而與宋公並序

於諸侯之上二伯

之端兆於此矣故

遂有五之執泓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

經二十有七年乙卯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

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晉楚始同主夏盟也

從而交相見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

也於渙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

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

鮚出奔晉○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於是晉楚爭先乃先楚人則其書先晉何春秋不以

夷狄先中國也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

敗而宋不能霸今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也晉楚之從交相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見而兩霸之勢遂成矣是知荆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為之也

孫復竇喜不以討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趙鵬飛鱗不曰公

子書衛侯之弟非鱗不弟衛侯不能弟也

陳傅良自宋以來

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于姓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

之不足以至夏盟

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李廉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傳二十七年

唐錫周梁帶使諸喪邑者登下三使字寫出妙用寫出妙人

孫鑣必周注周密也云二覺晦而未快

彭士望受地此卽梁帶之兵

魏禧按令具車徒然後可以盡獲不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亂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公殺

公曰

微

公

公

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也晉楚之從交相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見而兩霸之勢遂成矣是知荆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為之也

孫復竇喜不以討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趙鵬飛鱗不曰公子書衛侯之弟非鱗不弟衛侯不能弟也

陳傅良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于姓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

之不足以至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李廉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傳二十七年唐錫周梁帶使諸喪邑者登下三使字寫出妙用寫出妙人

孫鑣必周注周密也云二覺晦而未快

彭士望受地此卽梁帶之兵

魏禧按令具車徒然後可以盡獲不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亂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執之而遂執鳥盡獲之徒眾皆取其邑而歸諸侯

使諸侯偽效鳥餘之封者使四國諸侯偽若致封地於鳥餘者而遂

鳥餘以其眾出鳥餘信之以

烏餘以其眾出鳥餘信之以

必周勿以受地為各使鳥餘具車徒以受封

所喪失之必周勿以受地為各使鳥餘具車徒以受封

治鳥餘故使齊魯宋衛具車徒以受地徒眾以受先

諸喪邑者喪去聲

齊慶封來聘見經其車美甚美孟孫謂

曰慶季之車慶封字不亦美乎亦

叔孫曰豹聞之言以豹所聞服美不稱服雖

叔孫與慶封食叔孫穆叔與不敬慶封為賊相鼠叔

敗而宋不能霸今舊書加于牲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也晉楚之從交相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見而兩霸之勢遂成矣是知荆楚之爭雄於北方皆宋為之也

孫復竇喜不以討申再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經誤

趙鵬飛鱗不曰公子書衛侯之弟非鱗不弟衛侯不能弟也

陳傅良自宋以來晉不專主盟矣號之盟讀舊書加于姓上而已至鄆陵則齊主諸侯至臯鼬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以主夏盟

之不足以至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武之偷也

李廉春秋兩書宋為地主以首禍罪宋也

傳二十七年唐錫周梁帶使諸喪邑者登下三使字寫出妙用寫出妙人

孫鑣必周注周密也云二覺晦而未快

彭士望受地此卽梁帶之兵

魏禧按令具車徒然後可以盡獲不使其黨逃散復得為亂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

左傳詩林卷四十一

經世鈔烏餘偃然也

出受其當以恃晉

而諸侯畏之故

穆文熙此即梁帶

能無用師者也而

以爲封致烏餘何

以厭其心乎盟主

似不宜如此

魏禮觀烏餘狡桀

之人也已爲叛臣

停三國之地天地

者無已效地而封

之理可疑明矣烏

餘偃然來受其所

謂禍來神昧者乎

滙參其車美只贊

他車美亦看書者

只贊好墨之意

經世鈔衛衛喜專

專未有不見殺者

祭仲專而鄭厲誅

衛喜專衛獻戮霍

子孟惟不知此遂

至滅族此亦不學

無術之過也哀哉

陳傅良傳言殺衛

喜不出討賊之意

吾與之言矣

言政由甯氏

事未可知

恐伐之未

祇

成惡名

祇適也適成惡

止也

止勿殺

對曰

免餘

臣殺

之殺之

君勿與知

使獻公勿與知

乃與公孫無地

公孫臣謀

二公孫衛大夫免餘

使攻甯氏

使二公孫

弗克

二公孫

皆死

二公孫

公曰臣也無罪

言公孫臣

父子死余矣

獻公出時公孫臣之父爲

夏免餘復攻

甯氏

免餘復自往攻

殺甯喜及右宰穀

右宰穀甯

諸朝

陳二人之尸

石惡將會宋之盟

石惡甯喜之黨

受命而出

既受命

衣其尸

衣甯喜之尸

枕之股

於股

而哭之

而哭

欲斂以

欲斂其尸

懼不免

去聲

而哭之

而哭

欲斂以

欲斂其尸

懼不免

於股

經世鈔衛衛喜專

專未有不見殺者

祭仲專而鄭厲誅

衛喜專衛獻戮霍

子孟惟不知此遂

至滅族此亦不學

無術之過也哀哉

陳傅良傳言殺衛

喜不出討賊之意

義同僖十年晉里

克

李箕翁免餘之敢

殺甯喜由於事未

可知之一言當斷

不斷反受其亂者

此也

且曰

且自

受命矣

受命出

乃行

子鮮曰

即母

逐我者出

言孫林父逐

納我者

死

謂甯喜納獻公

賞罰無章

章明也言

何以沮勸

君失其信

在獻公則失政

而國無刑

在衛國

不亦難乎

不亦難以

且縛實使之

且縛實使

遂出奔晉

子鮮遂

公使止之

獻公使人止子

及河

子鮮遂

又使止之

獻公又使人

者而盟於河

子鮮乃止

使去聲

託於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故不嚮

木門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木門

晉邑子

不鄉衛國而坐

怨獻公之深

木門大夫勸之仕

勸子鮮仕於

晉

不可

以報喜也

范甯獻公背盟而

殺忠於已者是而

難親也鮒懼禍將

及見幾作不侯終

自縛之去衛其心

公於春秋

經世鈔終身不仕

子鮮奔而不仕纔

怨怒得深切

滙參終身不仕此

叙事辭非縛自言

同上禮日月已過

聞喪而追服謂之

稅稅讀縛音歲

同上傅氏曰諸侯

絕期獻公痛子鮮

之甚故特為此服

按公與克餘邑六

十一邑方十里出

車車一乘是古制

也然千室稱邑十

室稱邑大小無定

數也下文與向戌

邑六十亦同非九

夫為井四井為邑

之邑

補注傳譏向戌惟

欲竊虛名見弭兵

非遠累

陳明卿向戌弭兵

所謂功之首而實

為罪之魁也是時

難之者獨齊人

經世鈔左氏先書

以為名三字後記

請賞二字則戌之

舉為利名耳人品

可見若使子產叔

兵之說召則我失為盟主矣

則我固失其為盟主之道矣

晉人許

之晉人從向

如楚

向戌又請于楚

楚亦許之

向戌又

齊人難之

齊人以為難

陳文子曰

齊陳文子曰

晉楚許之

言晉楚皆從向戌弭兵之請

我焉得已

我焉得但已焉音煙下焉用

且人曰弭兵

且人以弭兵為會為辭

而我弗許

而我弗許從其請則固

攜吾民矣

則我固自攜貳吾民之心矣

將焉用之

將安用其如此齊人許

之齊人亦從

告於秦

向戌又告於秦

秦亦許之

告於小國

乃皆告為會於小國

為會於宋

為會於宋國五月甲辰晉

趙武至於宋

晉趙文子先至會所

丙午鄭良霄至

鄭伯有至會所六月

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

宋為趙文子設享燕之禮

叔向為介

介相

司馬置折俎

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司馬

禮也

合

專宴之禮

故曰禮也

仲尼使舉是禮也

舉謂記錄之也仲尼

為多文辭

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趙武叔

向因專宴之會

展賓主之辭故仲尼以為

多文

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魯齊陳

衛之太

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

趙武後武遣盈如楚

丙

辰邾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

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

時楚令尹子木

止陳遣公子

成言於晉

黑肱與晉大夫成盟

丁卯宋

向戌如陳

楚子木止陳故向戌如陳

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陳成楚之要言

戊辰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

子木謂向戌

子木告曰請晉楚

之從

請從晉從楚之諸侯

交相見也

更相朝見見音現下同

庚午向戌復

向為此事更有大
可觀處
孫鑄以為名是大
文字綜括收拾處
好獨諸論說語多
未精附想史筆本
然
彭士望此合縱之
祖既結內寵又資
外援奸人魁傑
附見孫子云與軍
十萬日費千金是
蠹也
滙參雖曰不可不
可猶云不能久與
經世鈔此與富公
論日食免朝意畧
同
孫鑄五月甲辰歷
書至字是法槐野

於趙孟

向戌以子木之

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

言四國皆

匹敵

晉之不能於齊

齊而使之不能服

猶楚之不能於秦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

也

猶楚之不能服秦而使之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

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

能使秦

君來朝

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晉君敢不固請於齊使之朝楚

壬申左

師復言於子木

師復言於子木

向戌復以趙文子之言告於子木

子木使駟謁諸王

駟傳車也子木使傳車

王曰

王曰

楚康

釋齊秦

舍齊與他

國請相見也

國請相見也

其他從晉之國請見于晉

秋七月戊寅左

師至

向戌從陳

師至

向戌從陳

是夜也

趙孟及子皙盟

子皙

自陳

楚子木自

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

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

曹許大夫皆至于宋

以藩為軍

諸國各以藩

籬為軍不築

不相忌

晉楚各處其偏

晉處北楚處南

伯夙謂趙孟

伯夙即

告趙

文子曰

楚氛甚惡

氛氣也言楚有襲晉之氣

懼難

左還入於宋

晉管在宋北以東為左

故有急

若我何

楚必無

楚必無

奈我何

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

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

楚人

衷甲

楚人被甲在衣中欲因會擊晉

伯州犂曰

合諸侯之師

伯州犂

言合諸

侯之衆

以為不信

以為衷甲切盟之事

無乃不可乎

諸侯望信於楚

夫諸侯仰信於楚以其有信也

是以來服

是以昔來服從於楚

夫

若不信

若行詐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

固請釋甲

固請釋甲

固請子木解甲

子木曰

晉楚無信久矣

言晉楚

也

同上向戌如陳此

也

也

也

順天錄序效之然
有於宋有從有先
有自陳有皆又是
小具態
經世鈔至於宋晉
卿最先至
陳明卿以為多文
辭夷夏之防聖人
重之則此禮必其
所甚惡不忍道者
傳乃謂使舉是禮
也以為多文辭何
誣聖甚哉
滙參服虔云以其
多文辭故特舉而
用之後世謂之孔
氏聘辭以孔氏有
其辭故傳不復載
也

句以對上為起下
妙筆
家鉉翁向成欲佩
兵當請命京師馳
告晉楚各率與國
朝王而受命盟於
王庭兵度可海矣
今俾晉楚之從交
相見而列國乃有
二伯趙武向成豈
非罪人乎
增補合注趙孟恐
二國成言臨盟復
辨故預盟以齊之
孫鑿晉楚各處其
偏諸
論詞
甚多不
甚工

以信相事利而已但欲以利苟得志焉苟可得志焉志於晉焉用

有信安用守大宰退大宰即伯州犂也告人曰伯州犂告令

尹將死矣言子木其殆將死矣不及三年不及三年之久求逞志而棄

信求欲逞快其志而自棄絕其信志將逞乎豈有棄信而能逞其志乎志以發言

志者氣之帥也志之所之然後發而為言言以出信言無實不祥言之所出必以信為之主

信以立志民無信不立信著於人乃能成其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二者俱而後

身可安存信信以則何以及志言信其數二故知其不能及三年為明年子

木死趙孟患楚衷甲趙文子以楚欲衷甲切盟為患以告叔向以其

叔向曰何害也言切盟何能為晉害匹夫一為不信匹夫

賤之人一者為猶不可猶不可單弊其死單盡也弊其

若合諸侯之卿若合諸侯之卿為會於此以為不信而楚欲

必不捷矣必無得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弊於死謂

非子之患也晉不食言夫以信召人之信夫楚本以盟會

而以僭濟之僭不信也齊成也必莫之與也此諸侯

安能害我豈能為且吾因宋以守病且晉為楚

則夫能致死則夫宋能致死與宋致死與宋致死

雖倍楚可也宋為地主致死助子何懼焉子何懼焉

又不及是又不及於此曰弭兵以召諸侯曰弭兵以召諸侯

而稱兵以害我稱舉也言舉吾庸多矣吾庸多矣

非所患也非晉之所患也季武子使謂叔孫季武子使謂叔孫

經世創言我何此
是矣若盟時衷甲
則此語為非
滙參咀華謂衷甲
乃虛張聲勢以恐
赫趙孟使晉人不
敢與亡爭耳非真
欲以會擊晉也
補注楚人衷甲傳
見楚終有夷狄之
心是盟晉幸而免
王元美以諸侯而
分為晉楚之從交
相見於是始則南
北二伯天下之大
變也於楚而無
君臣之分於盟宋
而無夷夏之辨殆
定哀之春秋將以
終於吳越焉耳

宋則夫宋能致死助我○夫音扶與宋致死共敗死
宋為地主致死助
稱舉也言舉
非晉之所患也
志於晉
志言信二者俱而後
志言信其數二故知其
不能及三年為明年子
事告
言切盟何能為晉害
單盡也弊其
匹夫一為不信
而楚欲
不病者單弊於死謂
夫楚本以盟會
此諸侯
且晉為楚
與宋致死
與宋致死
子何懼焉
曰弭兵以召諸侯
吾庸多矣
季武子使謂叔孫

穆文熙子木在楚
猶稱賢者乃衷用
以為不信微循州
鞏之言楚其失諸
侯矣叔向佐文子
周旋其間不阻不
懼以信自固其尊
組之抑衡哉
經世鈔州鞏之言
最義易透此真忠
於楚者其亦有故
國之情乎
同上以子木之賢
而為此言所謂人
至死則及常也
魏禧按猶不可單
斃其死道作七字
句言匹夫一為不
信猶不可以盡斃
其所死之人見楚

子使人告以公命恐叔孫不從故曰視邾滕兩事晉叔孫穆叔以公命假公命以告之而齊人請邾齊人請邾以爲屬國宋人請滕宋人請滕以爲屬國皆不與盟邾滕爲私屬皆不與宋盟○與音預叔孫曰邾滕邾與人之私也人之私也我列國也與諸侯並列何故視之何故欲視邾滕宋衛宋與衛吾匹也我之匹敵也乃盟乃視宋衛以受故不書其族據經不書叔孫言違命也言豹不能從公命以視邾滕也晉楚爭先晉楚爭先歃血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言晉世主夏盟未諸侯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子謂趙文有先晉者也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若晉常先歃是楚弱也是楚爲晉弱非匹敵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且晉楚迭盟更主夏盟爲日已久

不能言晉意者解
似米順
孫鑛當云食言者
病方順却乃只以
不病字盡之味固
自長
滙參單斃其死猶
云皆不得其死孔
疏前覆曰臨謂創
地死也
同上按孔疏謂不
唯病言而已必至
于死也又說云言
弭兵而自劫盟是
食其言也楚人食
言尚不自以為病
亦通
經世鈔且吾因宋
以守病不切事與
與左還入宋語不

豈專在晉主盟之權叔向謂趙孟叔向告趙文子曰諸侯歸諸侯歸晉之德只以語辭也言諸侯之所歸以其有德也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非歸其尸盟也尸主也諸侯盟且諸侯爲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晉細楚欲尸盟自同於小國不亦可乎不亦可乎乃先楚人乃使楚人先歃書先晉春秋書晉趙武楚屈建晉有信也以晉有信趙孟爲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酒臧紇爲客子木與之言楚子木與趙文子言弗能對趙文子不能對使叔向侍言焉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也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

孫鐵守病字太生
以屬下血猶稍順
雁參不及是不能
得宋死力也林注
不幸而先尚隔一
層正義又想楚人
之情不廢及是之
惡語氣連上不以
起下亦非
增補合注晉獨為
諸侯所信故云庸
多一云庸用也諸
侯皆為我用也
呂東萊人臣出疆
列存社稷即非君
命亦得行權矧季
孫以公之命乎而
左氏謂其違命故
經不書族則矯命

門之外蒙門宋城門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

子木問於趙孟趙孟文子曰范武子之德何如范武

夫子之家事治夫子謂范

言於晉國無隱情所行之事皆可告其祝

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私大秘史大史陳其馨香子

木歸及子木以語王以語楚康王王曰康王尚矣

哉尚上也言范武能歆神人歆享也能使神享宜其

光輔五君宜其光輔文襄以為盟主也以主諸侯子

木又語王子木又語曰宜晉之伯也宜晉之為有叔

向以佐其卿有叔向之賢楚無以當之楚人無可不

可與爭言楚不能晉苟盈遂如楚涖盟趙武遂使

楚子重結鄭伯享趙孟于垂隴趙文子自宋還過鄭

禮于垂隴之地子展公孫伯有良子西公孫子產公孫子大

叔游二子石印段公從七子皆從鄭伯趙孟曰七子

從君言七子從以寵武也武趙文子各言請皆賦請

賦詩以卒君貺以終鄭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言

亦以觀七子志子展賦草蟲召南草蟲詩取未見者

觀止我心則降以趙孟曰善哉美其民之主也在上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不足以當伯有賦鶉

之賁賁鄘風鶉之賁賁詩衛人刺其君淫亂鶉鶉之

命出季氏而謂不可違非也

以令者願無罪坎

或曰惡與楚盟而

乘與諸國之大夫

不序以示貶理或

有之

補注宋衛晉匹也

乃賈賈連曰叔孫

義也服虔云叔孫

不為人私其於尊

左傳卷四十一

經世鈔言違命也音奔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第簣也闕門限此詩

據此義可謂義以言不踰於門限况在野乎况在於郊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

之可也叔孫宣受聖人之與而去其族此所未解即公也使人趙孟自謂非己子西賦黍苗之四章推善

真命且無害况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趙孟曰寡君在於其

季氏之所托乎附見成二年楚公武何能焉言已何能當子產賦隰桑小雅隰桑詩

諸夏諸大夫咸在子盡心以專之曰既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

至今四十四年也見君子其樂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心乎愛

孫鑣無爭先明是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

畏楚却乃飾說然忘之趙孟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

務德甚為細曲野有蔓草詩取其避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大叔喜其

滙參楚為晉細雖近相遇適我願今趙孟曰吾子之惠也相遇故趙

是掩耳盜鈴却假其惠印段賦蟋蟀唐風蟋蟀詩曰無以大康職思其

借得妙凌推隆先夏而後趙孟曰善哉善哉保家之主也能恐懼不荒吾

庚春秋書法固然儀趙孟曰善哉善哉保家之主也所以保家吾

矣論申之先後有望矣言我自有望公孫段賦桑扈小雅桑扈詩義取

哉左氏謂書先晉於此矣公孫段賦桑扈君子有禮文故能

晉有信也則趙孟受天趙孟曰匪交匪敖此桑扈卒章一句言交際

偷而懼楚耳其為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之問無有放慢○放音傲福

之下夫子豈以信與將焉往言福將安所若保是言也若能保欲辭福祿

與王元美說者稱宋得乎則福祿之來川至卒享享禮畢文子告叔向趙文

與兵蓋是時晉楚皆急於出師是以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言伯有將有刑戮之禍矣詩以言志賦詩者

偶有六七年之安靖然楚人乘甲苟志誣其上鄭伯未有滔亂之實而伯有而公怨之

非伯州犂之言則志志誣其上賦此詩是誣罔其上之人而公怨之

趙孟為宋襄之執矣況魯帥師而取乎其能久在幸而後凶言必凶叔向曰然叔向是已侈

鄭晉帥師而敗狄兵亦未嘗戰也楚乎其能久在幸而後凶言必凶叔向曰然叔向是已侈

圍既讀舊書未幾伯有汰所謂不及五稔者稔年也熟也穀一熟故為

莫國大合諸侯伐侈已甚所謂不及五稔者稔年也熟也穀一熟故為

與滅賴安在其能夫子之謂矣於此言之義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與兵也哉夫子之謂矣於此言之義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

魏禮按宋何以敢

亦不怒耶晉既讓

楚先敢故宋又以

享位尊晉以平其

情而子木得一不

復未二也臧紇為

客齒明矣

陳傅良傳言宋公

不書見以國地者

其君必與因見桓

二年會鄆僖十九

年盟齊二十年盟

邢

孫鑑無隱情無愧

辭即無不可對人

言無不可與天知

意

淮參文公為戎右

襄靈為為大夫成

和順

公為卿景公為太

傅也

穆文豨楚之帶甲

百萬乃不畏強晉

而獨畏叔向知謀

之士折衝千里信

矣

經世鈔至此子木

主也其餘六子皆澤子展其後也子展氏其最

在上不怠降謂賦草蟲曰我心則降故知印氏其

次也印氏其子樂而不荒謂賦蟋蟀詩曰好樂無荒

○樂音洛下同樂以安民樂與民同故不淫以使之不淫縱

後也不亦可乎○宋佐師請賞宋向

曰請免死之邑死罪之邑公與之邑

六十宋平公以邑六十與向戌此亦非四以視子罕

子罕曰凡諸侯小國凡諸侯之晉楚所以

兵威之晉楚所以用畏而後上下慈和有所畏懼而

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慈愛和順而後以

事大國以聽大國所以存也此大小所以無威則驕

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禍亂則滅

所以亡也此大小所以天生五材天生金木水民並

用之天下之民並廢一不可五者不誰能去兵兵是

○去上聲下同兵之設久矣古人設兵所以威不軌

而昭文德也而昭明國家聖人以興聖人

明之術明君善於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

皆兵之由也皆由用而子求去之而向戌求

不亦誣乎不亦誣罔以誣道蔽諸侯以誣罔之道

侯不亦誣罔

方言林陳楚之間謂之策

增補合注伯有將為戮矣鄭伯未有賞功之典

無良而伯有誣之顯然歌之于衆為榮寵於實叔向因

公指鄭伯非也孫鑣語不甚新亦自覺冗

滙參不及五稔與何以及一相映

鍾伯敬詩者心聲故可以占入然云伯有不及五稔似

其之鑿滙參後以始以明兵為名既即因以

為利從來此兩字

滙參後以始以明兵為名既即因以

為利從來此兩字

罪莫大焉其為罪莫大於此縱無大討縱無大國討治汝罪而又求賞

而又微求無厭之甚也此無厭足之甚者也削而投之削賞向成之書

左師曰我將言我邑多將向氏欲攻司城欲攻司城

夫子在我夫子謂子罕責我以

德莫大焉其為恩德莫大於此又可攻乎又豈可攻之乎君子

曰彼已之子舉鄭風羔裘詩言彼已之子也邦之司直司直也言

樂喜之謂乎樂喜即子罕善其不阿向成得此詩之義何以恤

我乃舉逸詩言何以我憂恤而規傲於我我其收之我則收取此向成之

謂乎善其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崔杼先娶東郭姜

而寡寡特也偏喪曰寡也娶東郭姜即東郭偃之妻生

明東郭姜所生也東郭姜以狐入無父曰狐蓋東郭姜以先夫之子自隨也曰棠

無咎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偃東郭姜之弟蓋崔杼既娶姜遂以姜弟

及前夫之子為崔杼先妻之而廢之廢成

而立明而立姜之子明為後成請老于崔崔成既不得立欲居崔邑以終老也崔

子許之崔杼許以偃與無咎弗予東郭偃及棠無咎弗肯以崔邑與成

宗邑也崔氏宗廟所在必在宗主宗主謂崔

成與疆怒成不得邑疆成之親母弟故與俱怒將殺之將殺偃告

知也亦慶封之所素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崔杼平日惟棠無咎與東郭偃之言

父兄莫得進矣凡崔氏諸父諸兄皆莫得進用矣大恐害夫子夫

魏禧按弭兵之後是晉楚終世未嘗構從

通說有以也

經世鈔曰請免死之也奇評向成固

張說臣夷簡之流耳安得與子產叔

向同稱孫鑣子罕此論甚

高然猶尚未入妙滙參畏而後上下

慈和至言便可作敵國外患等注脚

同上廢與存以昏明之術昏明二字

又摠承上四字評德刑禮義是

為興為存為明之術驕淫暴虐是為

廢為昏為昏之術魏禧按弭兵之後是

晉楚終世未嘗構從

遭內亂便有此家

則無歸矣

妻死家滅故無所歸終入於其宮不見其妻凶

乃縊

崔明夜辟諸大墓

死也

辟開也崔明夜開先人之家以藏崔杼之尸

門之甲何存

辛巳崔明來奔

崔明辟諸大墓

呂東萊遂滅管氏

楚還罷如晉涖盟

罷即令尹子蕩報晉

補注乃縊自殺不

公為設享將出

將安畢

經世鈔崔明夜辟

叔向見遠罷之威儀

官哉

解陳太子及司馬

比之太平君子也

承君命

妻俱逃蒙免

而美其有後於楚國

敏以事

為此

忘敏

必能養民

彭士望傳似作不

事其君

政其焉往

了語令人想味

必能為君

敏以事

王百穀春秋諸國

政必歸之

錄崔氏之亂

惟楚其賢最多而

焉音煙

申鮮虞來奔

為今尹執國政者

申鮮虞莊公之黨

僕賃於野

皆其公族少有僨

來奔魯

以喪

事旋即誅死所以

鮮音仙

莊公

強大累世而威權

冬楚人召之

遂如楚

畧無下移因其君

楚也

為右尹

之強明亦其傳國

為楚右尹之官

十一月乙亥朔日有

用人之制獨善也

食之辰在申

再失閏矣

助經言十二月

十一月之九月也

司曆過也

傳言十一月依經

文十一年三月甲子

再失閏矣

當云三閏月不可

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得而考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稗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襄經二十八年

湛若水書春無冰

志災異也周之春

子丑寅月也子丑

之月氣左寒正鑿

冰之時而乃無冰

則為災異也

高閼邾自晉執其

君魯取其田益微

弱矣至是悼公來

朝

王貫通雀行弑君

慶封與之為比乃

乘其家亂而滅之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襄公十一年

經二十有八年丙辰春無冰

前年知其再失閼頓置兩閼以應天正故此年

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

夏衛石惡出奔晉

審喜之黨書名惡之

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

慶封來奔○十有

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左傳評林卷四十一

四十一

包曰己繼句賣

以當國欲不凶得乎魯敢受亂是名亂也

昭卒此明閏月之驗然不書閏者承前月而受其餘日故書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又有定例故不必每月發傳此范甯之說也杜預以十二月無乙未日誤孔穎達以為甲寅乙未不得同月是皆不知閏月之日繫前月之正耳

傳二十八年

歲星右旋圖

歲星右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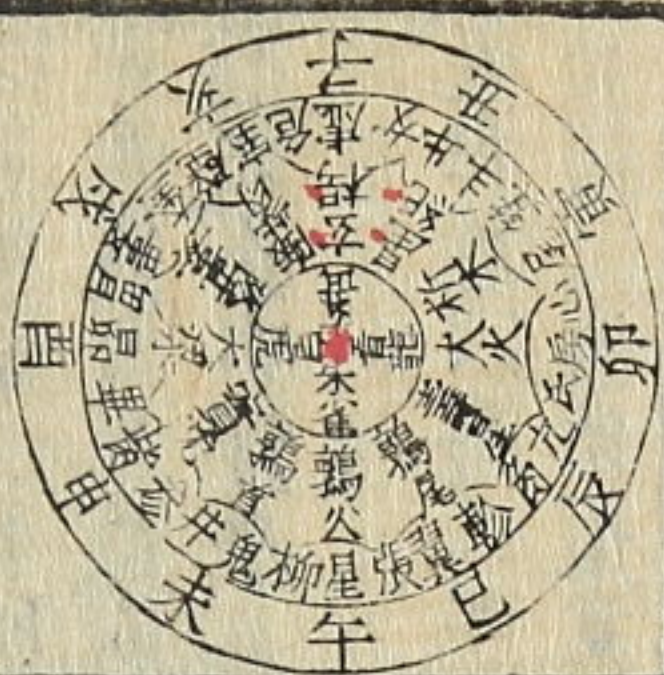
歲星右旋圖

歲星右旋圖

歲星右旋圖

歲星右旋圖

歲星右旋圖



補注葉氏曰左氏所記梓慎禘龜之徒以星次言吉凶

合符契皆星家假托之辭

凌雅隆晉楚之從交相見故陳蔡胡沈屬楚之國

陳傅良宋盟故也傳具見楚之屬

王元美陳文子之見恭而中節可以免釁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

其饑乎

蓄

龍

鄭之星也

饑

中

象

地

梓慎曰

今茲宋鄭

而淫於玄枵

以有時

蛇乘

宋鄭必

虛中也

饑何為

土虛而民耗

復為何事

附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

于晉

齊侯將行

何為於晉

禮也

小事大

敢叛晉乎

子其勸行

衛人討甯氏之黨

衛人立其從子圃

補注春秋大國事惡之從子石圃○從去聲以守石氏之祀以守石氏宗廟之祭祀禮也石惡之先

天子惟聘而不朝故韓起聘周稱歸石碯有大功於衛國惡○邾悼公來朝時事也修時

聘之非也小國事魯也傳言來朝非宋○秋八月大雩早也為旱而雩非過時也

大國乃朝而不聘改子產相鄭伯朝晉言會時事無異於事天子矣左氏不能辨因以時事釋邾子來朝過在不見周禮

○附錄蔡侯歸自晉蔡景公自朝晉而歸入于鄭道過鄭入于鄭國鄭伯

享之鄭簡公為設享燕之禮不敬蔡侯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

免於禍乎蔡景公其不免於禍乎日其過此也往日蔡侯過鄭朝晉時君使子展

勞於東門之外鄭君使子展往勞蔡侯於鄭東門之外○廷音旺後同勞去聲而傲

蔡侯驕傲吾曰猶將更之我以為蔡君猶將更改其所為今還今自晉歸受享

受享受享而惰不敬乃其心也是不敬乃其中心君小國為小國之

君事大國服大國之事而惰傲以為己心而以怠惰驕傲為己之常心

將得死乎得將善終乎若不免若蔡侯不免於禍必由其子必由其子

其子致禍亂其為君也蔡侯之為人君也淫而不父淫穢而不盡為父之道謂

通淫於大子班之妻僑聞之僑子產名如是者凡人之所為恒有

子禍禍亂常起於父子之間為孟孝伯如晉

伯即仲孫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屬晉故告晉將為盟故往朝于楚

○為聲去聲蔡侯之如晉也蔡景公之朝于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游吉

即子大叔鄭簡公使往聘于楚及漢及楚之漢水楚人還之楚人不受游

之還音環曰宋之盟在前君實親辱鄭君實親來辱於盟今吾子

來吾子謂子大叔言鄭君不出而使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楚君謂子

君不須吾將使駟奔問諸晉駟傳車也我將使傳車問

而不可廢者恤小來聘晉鄭君應來朝楚否○駟

兩認賊作子久上成龍矣

魏世儼淫亂之人如陳靈齊莊則見弑於其臣蔡侯見弑於其子即不傲惰亦不免天理滅絕之誅矣

李笠翁唐安祿山史思明亦以淫而不父有子禍子產之言誠是

經世鈔安祿山朱温偏是接踵於世唐明皇所謂幸而免者

孫執升楚還鄭聘大叔上其凶終蓋可特者大國之威而不可廢者恤小來聘

元傳詩林卷四十一

之禮也戰國以後音
此風蕩如世道升日
降能無江河日下
之慨

而以告命告鄭子大叔曰子大叔答楚宋之盟言在宋之

君命將利小國楚君之命將以弭兵為小國之利而亦使安定其

社稷亦使小國解兵釋甲鎮撫其民人服田力穡得

人以禮承天之休使得其禮遜以此君之憲令

君之憲章命令而小國之望也而小國之所仰寡君是故使

吉奉其皮幣吉子大叔名聘用乘皮以歲之不易以

有飢荒之難聘於下執事鄭伯不得自朝故今執事

有命今楚之執事曰女何與政令之有言女小國大

國之政令音汝與音預必使而君而汝也必棄而封守棄汝

守禦音汝與音預跋涉山川草行為跋水行為涉下蒙犯霜露則

淮參言汝小官何
關國之政令林注
小國大夫何得與
楚之政令非

蒙犯嚴霜宿露之氣以逞君心以朝于楚小國將君是望小

國將仰望於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楚君無乃非盟

載之言無乃非盟誓載以闕君德以為楚君背而執

事有不利焉失德則諸侯背楚小國是懼小國恐懼

不然苟為其何勞之敢憚何敢畏憚勤子大叔歸不

而歸復命於君告子展乃告執曰楚子將死矣楚康

死矣將不修其政德不修政事而貪昧於諸侯而貪類

之朝已以逞其願以快楚國欲久得乎欲久居其位

周易有之在周易在復震下坤之頤震下

頤復上六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

呂東萊既舉晉之
憲令而又云非盟
載之言極有喚應
更覺理直而氣壯
經世鈔何勞之敢
憚若晉人則聽其
辭而謝之

道已遠而無應故凶其楚子之謂乎楚康王其當此義乎欲復其願欲

鄭朝以而棄其本不修德是復歸無所失道已遠是

謂迷復是謂迷而不復能無凶乎能無凶君其往也勸鄭君

送葬而歸言楚君必死君往以快楚心欲得諸侯

楚不幾十年幾近也楚自今不遠未能恤諸侯也

民言楚不能復為鄭害禘寵曰大夫名今茲周王言今年及楚

子康王皆將死二君皆將死歲乘其次歲星乘其而旅於

明年之次旅客處也歲星客於以害鳥帑歲星所在

失次於此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帑帑音奴周楚惡之鶉火鶉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

樂言周楚隱三年傳周鄭並稱蓋有自來矣

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飢禘寵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上占惟人所存○惡去聲

○附錄九月鄭游吉如晉即子大叔告將朝于楚將朝見

于以從宋之盟宋盟從晉諸侯朝于楚子產相鄭伯以如楚子產

相鄭簡公以如楚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祭今鄭伯草

舍而巳不為外僕言鄭之外僕掌次舍者言於子產曰昔先大夫相

先君適四國言先大夫相先君適四方之國未嘗不為壇未嘗不為壇土為壇以

受郊自是至今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亦皆循之今子草舍

子謂子產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子產曰答外大適小

大國之君則為壇則當除地為壇小適大小國之君適往大國苟舍而

已苟簡草舍而已焉用壇安用除地為壇僑聞之僑子產各以我所聞大

穆文惠大為壇小不為壇未有故事特用權辭以安外僕之心不欲以犯強楚耳且既已卑弱事人安用貴以苛禮子產其善相小國哉

經世鈔子產不為壇便不其役服大國隱然有卧薪嘗膽之意

王元美先大夫相先君未有草舍者而自子產始之使非五美五惡灼有定見當不免聞外僕言股票而色戰矣

附見五其字皆指小國

適小見有五美其美事宥其罪戾罪戾之積寬以赦宥之一美也

其過失免之過失之差赦而免之二美也救其蓄患蓄患之困救而恤之三美也

賞其德刑德刑之善勸之四美也赦其不及不及之事勉之以教訓五美也

小國不困小國無困懷服如歸懷德服義其從是故

作壇是故於其地為壇以昭其功以昭明其五美之功宣告後人宣告後世

無怠於德使無懈怠於脩德小適大見於脩德有五惡其惡事有五說

其罪戾解說其罪戾惟恐得罪一惡也請其不足請謝其不足惟恐被譴二惡也行

其政事奉行其政事惟恐不及三惡也共其職貢歲時貢賦之職共而備之四惡也

從其時命朝會征伐之命時而從之五惡也不然若其不然則重其幣帛增重其幣帛以賀其福大國有福慶之事則賀之而弔其凶大國有凶

喪之事皆小國之禍也凡此皆小國之禍難也焉用作壇安用於其地

以昭其禍以昭明其五惡之禍所以告子孫凡我之

無昭禍焉可也無昭明禍難焉其亦可也齊慶封好田慶封之

而者酒又喜嗜酒與慶舍政舍慶封之

以其內實遷於盧蒲癸氏內實實物妻妾也慶

易內而飲酒慶封與盧蒲癸交數

國遷朝焉國人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人得賊者人

以告而反之以賊告而反其身故

反盧蒲癸盧蒲癸莊公黨癸臣子之子之即慶舍盧

有寵盧蒲癸有寵妻之慶舍以其女妻去聲慶舍之士謂盧蒲

補注無昭禍焉可也傳見諸侯朝楚非得己故子產自損其禮且以為禍孫鐘慶封好田叙事入細節二有情最精而腴郭眉菴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與甘酒嗜音古亦有之至易內飲則異甚穆文熙慶封有此禽獸之行何得不凶凶人莊公黨崔氏名之為賊者也

魏禧妻之語云不

入虎穴安得虎子

此入虎穴最深處

經世鈔易內而飲

是大奇事宗不余

辟是絕奇語然發

猶可怨

同上取所求三字

模稜得妙可作兩

解

矣慶舍之士見矣曰男女辨姓辨別也言男女別子

不辟宗子謂盧蒲癸慶氏盧蒲氏皆姜姓何也是何

曰宗不余辟言慶舍欲妻余獨焉辟之避之

賦詩斷章賦詩者取其一章余取所求焉我

惡識宗言己不能顧同宗癸言王何而

二人皆嬖癸何皆嬖使執寢戈寢戈親近兵仗慶舍

而先後之而居慶舍之先後公膳日雙雞謂公家供

獲人竊更之以鶩獲人厨宰也私竊以鴨

御者知之御進食者則去其肉則又去膳食之而以

其酒饋酒肉汁也養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怒慶氏滅

及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慶封

告慶子怒盧蒲癸曰答慶譬之如禽獸言二子譬吾寢處

之矣我能殺而席其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晏平

知無能謀也其知謀不足用以言弗敢出不敢出言

有盟可也請為盟以子家曰即折子之言云子謂

又焉用盟又安用盟告北郭子車慶氏又與

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能言凡人各有材非佐

之所能也佐之才所能及陳文子謂桓子桓子陳文

彭士望平仲必漏

經世鈔人必誠信

然後可以服小人

處亂世

補注焉用盟傳見

諸侯失政務庸擅

命賢哲失所如伯

王在衛平仲在齊也
臨事變而獲免皆
其德行素孚於人
經世鈔禍作而問
何得吾所不解
凌雅隆崔杼為無
君之言文子既與
知之齊將有寇文
子又逆知之乃不
能匡君闕失臨折
姦充之萌而徒低
徊竊語坐觀其變
國家會何恃於有
若人哉彼其捐十
乘之馬守百車之
本恃驕二自好者
流爾
經世鈔示子之非
徒示之也蓋所以
使其不疑

曰禍將作矣

言齊之禍亂將起矣

吾其何得

我其當對曰子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大軌之道

文子曰可

慎守也已

善其子不志於貨財言可慎守其家也

盧蒲癸王何上攻慶

氏

二人欲為莊公報讎攻慶封氏以龜卜其吉凶

示子之兆

以龜兆示慶舍曰或上

攻讎

言或上攻其仇讎

敢獻其兆

敢獻兆請問其吉凶

子之曰克

見血

見血見血

冬十月慶封田于萊

慶封田獵于萊國之地

丙辰文子使召之

陳無字從

陳桓子從慶封而田

無字之母疾病

詐言其母疾病

請歸

請曰

桓子請於慶封

無字之兆

既上乃示無字龜兆

曰死

慶季卜之

慶季即慶封為無字上母疾病

示之兆

無字龜兆而悲

乃使歸

奉龜而泣

無字奉龜而泣泣

乃使歸

慶封乃使

陳明卿是時慶氏之惡已極無愚智

能識其凶矣若夫獲在吳越則子息者非整史惡從知之

名號歸一圖慶封字季子家亦字也

經世鈔子家弗聽所謂天奪其魄

穆文熙雍糾之妻為父殺夫盧蒲癸

之妻為夫殺父兩事不同於理於情均為大乖夫但可勿告婦但可無知而已

與正名癸之殺舍姜本不與知乃特身則人以與殺父

祭

我請止之

我請止慶舍使勿出

癸曰諾

癸然其計十一月乙亥

無字

慶嗣聞之

慶封之族

曰禍將作矣

言禍亂謂將起矣

謂

子家速歸

子家慶封字慶嗣

禍作

禍亂若作

必於嘗

必於秋祀

之時

歸

猶可及也

猶可及止也

子家弗聽

慶封不從

悛志

悛改寤也言慶封亦無改寤之志

子息曰

凶矣

慶封必幸

幸

而獲在吳越

若慶封有幸則得在吳越二國

陳無字濟水

陳桓子既歸濟水

盧蒲姜謂

盧蒲姜謂

而戕舟發梁

戕害其舟樞發壞其橋梁不

欲慶封得救難

○戕在羊反

盧蒲姜謂

盧蒲姜謂

必不捷矣

必不能勝矣

癸告之

癸告其妻

姜曰

姜曰

夫子悛

夫子謂慶舍為人悛悛

莫之止

若無人諫止之

將不出

將

之事視其父若路

人之有深怨積仇

惟恐入殺之不力

而操戈以助之者

何哉吾故曰雍姬

殺夫而不能死弄

疾之罪人也盧蒲

姜雍姬之罪人也

夫無父子之恩者

安有夫婦之義

經世鈔盧蒲姜告

之此告與不兆同

作用或姜故設為

此告而冀舍之悟

耶

李笠翁盧蒲姜為

其夫謀則善矣而

忘其父雍姬為其

父謀則善矣而忘

其夫不若嬴氏之

於音懷不敢言亦

不敢從父道也夫

道也庶幾其無愧

矣

經世鈔如此散蕩

無備吾不知慶氏

抽桷擊扉為期

○桷音角扉非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

王何以戈擊之

擊慶舍

解其左肩猶援廟

桷慶舍雖傷重

猶能援

動於甕○甕音菹

殺人而後死

投殺人而後死

遂殺慶繩

即慶

麻嬰為尸

公懼鮑國曰

嘗于大公之廟

慶舍泣事

慶舍臨

盧

蒲姜告之

慶舍之女告

且止之

遂如公

麻嬰為尸

慶氏為上獻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

士皆釋甲束馬

善驚慶氏有好

士皆釋甲束馬

至於魚里

介慶氏之甲

酒飲酒且觀優

至於魚里

介慶氏之甲

樂高陳鮑之徒

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抽桷擊扉

三

門闔也

以

以

克

還伐北門

弗克

反陳于嶽

入伐內宮

秋祭于齊大祖

慶舍泣事

慶舍臨

盧

蒲姜告之

慶舍之女告

且止之

遂如公

麻嬰為尸

慶氏為上獻

慶氏以其甲環公宮

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

士皆釋甲束馬

善驚慶氏有好

士皆釋甲束馬

至於魚里

介慶氏之甲

酒飲酒且觀優

至於魚里

介慶氏之甲

樂高陳鮑之徒

陳須無鮑鮑國

子尾抽桷擊扉

三

門闔也

以

以

克

還伐北門

弗克

反陳于嶽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入伐內宮

陳鮑

左傳評林卷四十一

之八

七年傳載慶封車美一節與此無異

請戰慶封請與陳鮑戰

弗許陳鮑不許

遂來奔慶封遂來奔魯

獻車於季

左氏何以故重復言之且二三大夫

武子慶封獻車於季武子

美澤可以鑑

車美而光澤

展莊叔見

所譏映僅二車服飲食之細而於

之魯大夫展莊叔見其車

曰車甚澤

人必瘁竭民力而為車人必困瘁

叔孫穆子食慶封

逆大故曾不齒也何其言之無當

宜其亡也竭人以奉已

叔孫穆子食慶封

禮食有祭示有所先也

祭叔孫為慶封設享食

至於此石祈子一言而猛獲醜曰天

不說穆子見慶封不敬故不悅

使工為之誦茅鴉

樂師茅鴉逸詩刺

穆子

下之惡一也豈魯獨無石祈其人乎

亦不知慶封亦不之知言其闇甚

既

而齊人

來讓

經世鈔王何以戈擊之君死四年而

來讓齊人責魯受慶封

奔吳慶封奔吳

吳句餘予之朱方

子夷末

蔡何義不共戴天崔氏已滅猶委曲

也予慶封以朱方之邑

聚其族焉而居之

聚慶氏之族

而居於朱

以殺其黨可謂忠烈之士惜乎其出

富於其舊慶封富過於在齊之時

子服惠伯謂叔孫

惠伯謂

叔孫穆

馬象乾慶封弑君

曰天殆富潘人

言天意殆欲亂之

慶封又富矣

富於朱

其來奔執而誅之

夫誰曰不可今不

正其罪而顧譏其

車何舛之甚乎昔

石祈子有曰天亡

之惡一也一言猛

獲醜矣惜乎魯臣

之不能也

陳傅良奔吳再奔

魯不書

穆文熙叔孫謂善

人淫人數語可謂

至理晏子辭邑正

有見此

經世鈔淫人富謂

之殃至言然人當

富貴只信天意私

厚決不想到此將

防患慮禍心腸一

左傳評林卷四十一

請戰

弗許

遂來奔

獻車於季

武子

美澤可以鑑

車甚澤

人必瘁

叔孫穆子食慶封

不說

使工為之誦茅鴉

亦不知

既

而齊人

來讓

奔吳

吳句餘予之朱方

聚其族焉而居之

子服惠伯謂叔孫

曰天殆富潘人

慶封又富矣

夫誰曰不可今不

正其罪而顧譏其

車何舛之甚乎昔

石祈子有曰天亡

之惡一也一言猛

獲醜矣惜乎魯臣

之不能也

陳傅良奔吳再奔

魯不書

穆文熙叔孫謂善

人淫人數語可謂

至理晏子辭邑正

有見此

經世鈔淫人富謂

之殃至言然人當

富貴只信天意私

厚決不想到此將

防患慮禍心腸一

左傳評林卷四十一

請戰

弗許

遂來奔

獻車於季

武子

美澤可以鑑

車甚澤

人必瘁

叔孫穆子食慶封

不說

使工為之誦茅鴉

亦不知

既

而齊人

來讓

奔吳

吳句餘予之朱方

聚其族焉而居之

子服惠伯謂叔孫

曰天殆富潘人

毫不打點故其殃愈速而不可救
同上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為賦相鼻不知補注亦不書禮也傳記此類甚多示策書外猶有所考按周未赴喪故魯亦未書是得不告不書禮也亦未二字重

之邊鄙凡六十邑與晏嬰弗受晏子子尾曰子尾問
○邶蒲對及殿多薦及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而獨不欲對
富人之所欲也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而獨不欲對
曰晏子慶氏之邑足欲慶封邑多故亡驕侈橫生故
吾邑不足欲也我之食邑不欲益之以邶殿若益之
六十乃足欲乃厭足其足欲若足亡無日矣則驕侈
邶之禍不在外若奔亡不得宰吾一邑雖我之一邑
制宰不受邶殿故我不受非惡富也非惡其邑多之致
恐失富也恐邑多驕侈且夫富且夫富如布帛之有
幅焉如下織布帛為之制度以幅尺為使無遷也使其
夫民夫民物生厚而用利生理豐厚於是乎正
移買諸本皆作買注

同彭士望無故有邶殿之賞則晏子平日隱忍宜力可知其立崔氏門外數語不惟釋崔黨之疑正自藏身有無窮妙用在汪道昆足欲二字甚可玩
經世鈔子文晏子所見皆如此一時賢人如伯張免餘之徒盡然蓋處亂世之至計
同上恐失富也至理却說得曲折而透暢與楚子文逃死語必有曲直煩簡之妙非惡富妙

德以幅之厚利皆民之所欲惟使無黜慢使無放黜
慢音謂之幅利謂之利利過則為敗利過驕生吾不
敢貪多我不敢貪所謂幅也所謂幅與北郭佐邑六
十亦以六十邑受之北郭佐與子雅邑亦以邑辭多
受少辭其多者與子尾邑亦以邑受而稍致之子尾
色而稍遠景公以子故有寵故子尾釋盧
致之於公尾為忠
蒲斃于北竟齊之北竟○竟音境求崔杼之尸將戮
之乃求崔杼之尸將不得不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
杼之尸武王有亂臣十人亂臣十人同心
其有乎崔杼其有十不十人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

解喚醒世人

穆文熙慶封之惡

皆盧蒲癸助成之

慶逐而盧何以得

放齊為無刑矣

魏世儼崔滅於慶

慶凶於盧蒲癸王

何非莫逆之友即

寵幸之臣然天道

不偏小人之性未

有不友愛亦未有

不禍及其身者吁

可鑒也

陳黃野擬入必於

其倫武王崔杼若

是班乎其比而同

之過也非叔孫子

所宜言齊東野人

語耳君子曰崔杼

而有臣也亦將輔

之以說使生為純

人崔氏不能令十

人同心故必得

我其拱壁

於是得崔

遷其柩

於市

而識之

皆曰

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

鄭伯不在

伯有

遷勞於黃崖

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夫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既

崔氏之臣曰

吾獻其柩

於是以得之

殯于大寢

以其棺尸

國人猶知之

皆曰

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

鄭伯不在

伯有

遷勞於黃崖

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夫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崔氏之臣與

於是以得之

殯于大寢

以其棺尸

國人猶知之

皆曰

崔子也

○為宋之盟故

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

公過鄭

鄭伯不在

伯有

遷勞於黃崖

叔曰

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夫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補注叔孫穆子不

書例在成十三年

得而辭也尚得以

宋之盟為晉楚之

功乎

孫鑣濟澤之阿是

信不由中章縮法

官東萊率天下朝

楚明告於晉晉不

大壁

同上一戶崔杼傳見

莊公不書楚

補注孔氏曰此壁

兩手拱抱之故為

大壁

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承守

鄭人不討

行潦之蘋藻

季蘭尸之

敬

可棄乎

及漢

楚康王卒

公欲反

仲昭伯曰

我楚國之為

子服惠伯曰

君子有遠慮

小人從通

事之是圖

飢寒不恤

誰遑其後

不如姑歸也

叔孫穆子曰

仲子

不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民之主也

而棄之

何以

必受其

敬

王元美昭伯欲令

專之矣

仲子即叔仲昭伯言可專任也

子服子始學者也

子服子即子服惠伯

公行故以國大勸

言其始學

榮成伯曰

即榮成

遠圖者

言昭伯勸公如楚為國遠圖

忠

君身規公言君死

也

公遂行

魯公從昭伯

宋向戍曰

我一人之

宜友意異故言異

為

非為楚也

非為楚也

飢寒之不恤

目前飢寒

耳

不自誰能恤楚

姑歸而息民

不如且歸

待其

安息吾民

陳傅良宋公遂反

立君

而為之備

宋公遂反

自漢而反

宋平公遂

傳具載宋鄭朝楚

事見宋盟非諸侯

之志

附錄

楚屈建卒

趙文子喪之

如同盟

呂東萊昭伯以遠

之禮

禮也

宋盟有象甲之隙

不

王人來告喪

周使

慮辱魯君安得為

魯告靈

問崩日

以甲寅告

實十一月癸巳崩

以十一月甲寅告

以十一月甲寅告

忠趙孟以同盟厚

王之喪

問崩日

以甲寅告

以十一月甲寅告

以十一月甲寅告

以十一月甲寅告

楚臣安得為禮

故書之

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故書之

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楚臣安得為禮

故書之

以徵過也

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

例發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四十二

